

後村居士集

五

後村居士集卷第十九

詩餘

哨遍

昔坡公以盤谷亭配歸來詞然陶詞既景括入律韓序則未也暇日游方氏龍山別墅試效壘為之俾主人刻之崖石云

勝處可宮平處可田泉土尤甘美深復深路絕住人稀
有人兮盤旋於此送子歸是他隱居求志是要明主媒
當世嗟此意誰論其言甚壯孔顏猶有遺旨大丈夫之
被遇于時入則坐廟朝出旗麾列屋名姬夾道武夫滿
前才子噫有命存焉吾非惡此而逃之富貴人所欲
如之何幸而致向茂樹堪休清泉可濯谷中別有閑天
地光鱗細於絲蕨甜似蜜采於山釣於水大丈夫不遇
之所為唐處士依稀是吾師覺山林尊如朝市五侯門
下賓客擾擾趨形勢嗟盤之樂誰爭子所占斷千秋萬
歲呼僮秣馬更膏車便與君從此逝矣

六州歌頭

客贈
杜冊

維摩病起兀坐等枯株清晨裏誰來問是文殊遣名姝
奪盡羣花色浴纔出醒初解千萬態嬌無力困相扶絕
代佳人不入金張室却訪吾廬對茶鐺禪榻笑殺此翁
臞珠鬢金盞始消渠憶承平日繁華事修成譜寫成
圖奇絕甚歐公記蔡公書古來無一自京華隔問姚魏

竟何如多應是彩雲散劫灰餘野鹿銜將花去休回首
河洛丘墟謾傷春吊古夢繞漢唐都歌罷欬歎

賀新郎

吾少多奇節頗揶揄玉關定遠壺頭新息一劔防身行
萬里選甚南溟北極看塞雁銜來秋色不但槩棋夸妙
手管城君亦自無勅敵終賈輩恐難匹酒腸詩膽新
來窄向西風登高望遠亂山斜日安得良弓并快馬聊
與諸公角力漫醉把闌干頻拍莫恨寒蟬離海晚待與
君秉燭游今夕歡易買健難得

賀新郎 送陳倉部知真州

北望神州路試平章這場公事怎生分付記得太行山
百萬曾入宗爺駕馭今把作握蛇騎虎君去京東豪傑
喜想投戈下拜真吾父談笑裏定齊魯兩河蕭瑟惟
狐兔問當年祖生去後有人來否多少新亭揮淚客誰
夢中原塊土筭事業須由人做應笑書生心膽怯向車
中閉置如新婦空目送塞鴻去

賀新郎 杜子昕

盡說番和漢這琵琶依稀似曲驀然絃斷作麼一年來
一度欺得南人技短歎幾處城危如卯元凱後身居玉
帳報 休作尋常看布嚴令運奇筭 開明決闢雌

雄判笑中宵奚車甃屋獸驚禽散箇箇魏冠橫塵柄誰
了君王此段也莫靠長江能限不論周郎并幼度使仲
丘復起嗟微管馳露布築京觀

賀新郎

跋唐伯玉奏藁

宣引東華去似當年文皇親擢馬周徒步殿上風霜生
白簡下殿扁舟已具怎不與官家留住古有一言腰相
印誰教他滿篋嬰鱗疏還笏退不迴顧 新來邊報猶
飛羽問諸公可無長策少寬明主攀檻朱雲頭雪白流
落如今底處但一片丹心如故賴有越臺堪眺望那中
原莫已平安否風色惡海天暮

賀新郎

送唐伯玉還朝

驛騎聯翩至道臺家籌邊方急酒行姑止作麼携將琴
鶴去不管州人墮淚富與貴平生無味可但紅塵難弄
脚便山林未有安身地搔白髮兀相對 前身小范疑
公是憶當年天章閣上建明尤偉慶曆諸賢方得路便
不容他老子須著放延州城裏一句殷勤牢記取在朝
廷最好圖西事何必向玉關外

賀新郎

送黃成父還朝

飛詔從天下道中朝名流欲盡君王思賈時事祗今堪
痛哭未可徐徐俟駕好着手扶將宗社多少法筵龍象

衆聽靈山祝付些兒話千百世要傳寫 子方行矣乘
驄馬又送它江南太史去游瓊廈老我伴身惟有影倚
徧風軒月榭悵玉手何時重把君向柳邊花底問看身
元朝士誰存者桃滿觀幾開謝

賀新郎

戊戌壽張史君
九月十八日

南國秋容晚曉寒輕芙蓉臺榭拒霜池館試向壺山堂
上望萬頃黃雲刈遍總喚着君侯方寸不要漢庭誇擊
斷要史家編入循良傳春脚到福星現 家家香火人
人願要還它慶元狨座建炎蟬冕穩奉安輿迎兩國誰
謂山遙水遠福壽比河沙難算來歲而今黃花節早驂
鷺入侍瑤池宴風浩蕩海清淺

賀新郎

端午

深院榴花吐畫簾開練衣紈扇午風清暑兒女紛紛夸
結束新樣釵符艾虎早已有游人觀渡老大逢場慵作
戲任陌頭年少爭旗鼓溪雨急浪花舞 靈均標致高
如許憶生平旣紉蘭佩更懷椒糈誰信騷魂千載後波
底垂涎角黍又說是蛟饞龍怒把似而今醒到了料當
年醉死差無苦聊一笑吊千古

賀新郎

九日

湛湛長空黑更那堪斜風細雨亂愁如織老眼平生空

四海賴有高樓百尺看浩蕩千崖秋色白髮書生神州
淚儘淒涼不向牛山滴追往事去無迹少年自負凌
雲筆到而今春華落盡滿懷蕭瑟常恨世人新意少愛
說南朝狂客把破帽年年拈出若對黃花孤負酒怕黃
花也笑人岑寂鴻北去日西匿

賀新郎寄題龜臺

絕頂規危樹跨高寒鳥飛不過雲生其下斤斲無聲人
按堵翕習青紅變化覽城郭山川如畫閣老鳳樓修造
手笑談間突出凌雲臺上景賈無價唾壺塵尾登
臨暇似當年滁陽太守歐陽公也傾倒顛江供硯滴荆
斷雪天月夜更喚取鄒枚司馬銅雀凌歌舞散訪錢
碑斷甃無存者餘翰墨被風雅

賀新郎

動地東風起畫橋西遠溪桑柘漫山桃李寂寂墻陰蒼
苔逕猶印前回履齒驚歲月騰馳雲駛太息攀翻長亭
樹是先生手種今如此君不樂欲何俟傍人錯會淵
明意笑斯翁皇皇汲汲登山臨水佳處徑呼籃輿去髮
髯柴桑栗里從我者門生兒子嘗試平章先賢傳屈原
醒不似劉伶醉判酌酹以花底

賀新郎蘇轍

鵲報千林喜，還猛省謝家池館。早寒天氣，要與瑤姬叙，離索草草杯盤藉地。悵減盡何郎才思，不願玉堂并金屋。願年年歲歲花間醉，餐秀色，挹高致。西園飛蓋東山妓，問何如半山雪裏孤山烟外。管甚夜深風露冷，人與長鉞共睡。任翠羽枝頭多事，老子平生無他過。爲梅花受取風流罪，替白髮莫教墜。

賀新郎

溪上收殘雨，倚畫欄薄綿乍脫。日陰亭午，鬧市不知春色處，散在荒園廢墅。漸小白長紅無數，客子雖非河陽令也。隨綠暫作鸚鵡花主，那可負瓊中醕。碧雲四合千巖暮，恨匆匆余方有事，子姑歸去。趁取群芳未搖落，暇日提魚就煮。歎激電光陰如許，回首明年何處，在問桃花尚記劉郎否。公莫笑醉中語。

賀新郎

和人獻一茶葉

曾與瑤姬約，恍相逢翠裳搖曳，珠璣聯絡。風露青真非人世，攬結玉龍驂鶴。愛萬朵千條纖弱。禱祝花神憐惜，取到開時晴雨。斟酌枝上雪，莫銷却。惱人匹似中狂藥，凭危欄燭光交映，樂聲遙作。身上春衫香熏透，看到參橫月落。萼茉莉猶低一着，坐有緜山王郎子，倚玉簫。度曲難爲酢，君不飲，鑄成錯。

賀新郎用前韻賦

想赴瑤池約向東風名姬駿馬翠鞵金絡太液池邊鵝
羣下又似南樓呼鶴盡不就穠纖嬌弱羅帕封香來天
上瀉銅盤沆瀣供清酌春去也被留却芳魂再反應
無藥似詩詠綠衣黃裏感傷而作愛惜尚嫌蜂採去何
况流鶯蹴落且放下珠簾遮着除却江南黃九外有何
人敢與花酬酢君認取莫教錯

賀新郎再用前韻

淺把宮黃約細端相普陀煙裏金身珠絡萼綠華輕羅
韞小飛下祥雲仙鶴朵朵賽蜂腰纖弱已被色香撩病
思儘鴉兒酒美無多酌看不足怕殘却人間難得傷
春藥更枝頭流鶯喚起少年狂作留取姚家花相伴羞
與萬紅同落未肯讓蠟梅先着樂府今無黃絹手問斯
人清唱何人醉休草草認題錯

賀新郎客贈芍藥

一夢揚州事畫堂深金瓶萬朵元戎高會座上祥雲層
層起不減洛中姚魏歎別後關山迢遞國色天香何處
在想東風猶憶狂書記驚歲月一彈指數枝清曉煩
馳騎向小牕依稀重見蕪城妖麗料得花憐儂銷瘦儂
亦憐花憔悴漫悵望竹西歌吹老矣應無騎鶴日但春

衫點點當時淚那更有舊情味

賀新郎

郡宴和韻

草草池亭宴又何須珠鞵絡臂琵琶遮面賓主一時詞
翰手倏忽龍蛇滿案傳寫處塵飛鷲轉但得時平魚稻
熟這腐儒不用青精飯陰霧掃霽華見使君償了豐
年願便從今也無敲朴也無厨傳試拂籠紗看壁記幾
箇標名渠觀想九牧聞風爭羨此老飽知民疾苦早歸
來載筆薰風殿詩有諷賦無勸

賀新郎

再和前韻

夢斷鈞天宴恹人間曲吹別調局翻新面不是先生瘖
啞了怕殺烏臺舊案但掩耳蟬嘶禽囀老去把茅依地
主有瓦盆盛酒荷包飯停造請免朝見少狂誤發功
名願苦貪他生前死後美官佳傳白髮歸來還自笑管
轄希夷古觀看一道水衙甚羨妃子將軍嗔未已問匡
山何似金鑾殿休更待杜鵑勸

賀新郎

題蒲澗寺

風露驅炎毒記仙翁飄然謫墮吹笙騎鶴歷歷漢初秦
季事山下瓜猶未熟過眼見群雉分鹿想得拂衣游汗
漫試回頭劉項俱蠻觸斫鯨鱸脯鱗肉越人好事因
成俗擁遨頭如雲士女山南山北問訊先生無恙否齊

曾干戈滿目且遊戲扶胥黃木不是世無瓜樣棗便有
來肯飽癡兒腹聊奉酒笑相屬

賀新郎

王實之嘗予出嶺命愛姬歌新詞以相勞輒次其韻

此腹元空洞少年時諸公過矣上天吹送老大被它禁
害殺身與浮名孰重這鼓笛休休拈弄綵筆擲還殘錦
去用江淹鮑昭事願今生來世無妖夢且飭憤莫吞鳳 新來
喑啞如翁仲羨王郎驂鸞縹緲玉簫吹動應笑夔州村
裏多面生愁進奉要絕代傾城安用今古何人知此理
有吾家酒德先生頌三萬卷謾充棟

賀新郎

蒙恩主出崇禧再用前韻

初一九

主判茅君洞有簷閣查查章 鵲曉來傳送幾度黃符披
戴了此度君恩越重僕五任祠朝一南岳二仙都三五局四雲臺五崇禧被賀監
天隨調弄做取散人千百歲笑渠儂一霎邯鄲夢歌而
過鳳兮鳳 灌園織屨希陳仲問先生加齊卿相可無
心動除却醴泉中大乙揀箇名山自奉那捷徑輸它藏
用有耳不曾聞黜陟免教人貶駁徂徠頌服蘭佩結茅
棟

賀新郎

三和

謫下神清洞更遭它揶揄點鬼路傍遮送薄命書生雞
肋爾却笑尊拳忒重破故紙誰教繙弄一枕茅簷春睡

美便周公大聖何須夢門前客任題鳳
卜隣羊仲井
求仲願春來西疇雨足土膏掣動白髮巡官占歲稔不
問京房翼奉棹與甕從今無用醉與老農同擊壤莫隨
人投獻嘉禾頌在陋巷勝華棟

賀新郎席上聞歌有感

妾出於微賤小年時朱絃彈絕玉笙吹遍粗識國風關
雎亂羞李流鶯百轉揔不涉閨情春怨誰向西隣公子
說要珠鞍迎入梨花院身未動意先懶
主家十二樓
連苑那人人靚粧按曲繡簾初卷道是華堂簫管唱笑
殺街坊拍袞迴首望侯門天遠我有平生離鸞操頗哀
而不愠微而婉聊一奏更三嘆

賀新郎生日用實之來韻

鬢雪今千縷更休休癡心歎望故人明主晚李瞿聃無
所得不解飛昇滅度伴曉鼓鼕鼕搗五散
朝來湯餅
客且烹雞要飭茅容母怕迴首太行路
麟臺李士微
雲句便尊前周郎復出審音無誤安得春鶯雪兒輩輕
拍紅牙按舞也莫笑儂家亦與語老去山歌尤協律又何
須手筆如燕許援琴操促筆柱

賀新郎再用前韻

放逐身縑縷被門前羣鷗戲狎見推盟主若把士師三

黜比老子多化兩度袖手看名場呼五不會車邊望塵
拜免它年青史羞潘母勾曲洞是歸路平生怕道蕭
蕭句况新來冠歌弁側醉人多誤管甚是非并禮法頓
足低昂起舞任百鳥喧啾春語欲托朱絃寫悲壯這琴
心脉脉誰堪許君按拍我調柱

賀新郎

實之三和有憂邊之語走筆答之

國脉微如縷問長纓何時入手縛將戎主未必人間無
好漢誰與寬些尺度試看取當年韓五豈有穀城公付
授也不干曾遇驪山母談笑起兩河路少時棋枰曾
聯句歎而今登樓攬鏡事機頻誤聞說北風吹面急邊
上衝梯屢舞君莫道投鞭虛語自古一賢能制難有金
湯便可無張許快投筆莫題柱

賀新郎

四用縷字韻為王實之壽

萬字如鍼縷憶王郎丹墀大對氣為文主貴近傍觀俱
失色仰止如天聖度笑杜牧成名居五晚面清光猶苦
諫似封人慊切言君母謫塵世錯行路當時宜和薰
風句又那知青雲一跌被才名誤輸與靈和殿前柳柔
軟隨風學舞恠兩鳥新來停語不是先生高索價問何
時宰相先生許舉杯祝莫傾柱

賀新郎

實之用前韻為老者壽戲答

身畔無絲縷但從前練裳練袖做他家主甲子一周加
二紀兔走烏飛幾度賽孔子如來三五徐陵云小如來五歲多孔子三年
鶴髮蕭蕭無可截要一杯留客慙陶母門外草欲迷
路 朗吟白雪陽春句待夫君驪駒不至鵲聲還誤老
去聊攀萊子例倒着班衣戲舞記田舍火爐頭語肘後
黃金腰下印有高堂未敢將身許且扇枕莫倚柱

沁園春夢方孚若

何處相逢登寶釵樓訪銅雀臺喚厨人斫就東溟鯨膾
圉人呈罷西極龍媒天下英雄使君與操餘子誰堪共
酒杯車千兩載燕南趙北劍客奇材 飲酣畫鼓如雷
誰信被晨雞輕喚回嘆年光過盡功名未立書生老去
機會方來使李將軍遇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披衣
起但淒涼感舊忼慨生哀

沁園春

送孫季蕃用方漕西歸

歲暮天寒一劍飄然幅巾布裘儘綠雲烏道躋攀絕頂
拍天鯨浸笑傲中流疇昔奇君紫髯鐵面生子當如孫
仲謀爭知道向中年猶未建節封侯 南來萬里何求
因感慨橋公成遠游嘆名姬駿馬都成昨夢隻雞斗酒
誰弔新丘天地無情功名有命千古英雄只麼休平生
客獨羊曇一箇灑淚西州

沁園春 送包尉

我羨君歸一路秋風芙蓉木犀想慈顏望父靈烏乍噪
新眉畫就郎馬頻嘶忙脫征衫快呼斗酒細爲家人說
建谿爭知道這中年懷抱最怕分携 丈夫南北東西
應笑殺離筵粉淚啼悵佳人來未碧雲冉冉王孫去後
芳草萋萋明日相思山重水複古道入稀茅店雞元龍
老有高樓百尺誰共登梯

沁園春 答九藥葉賢良

一卷陰符一石硬弓百斤寶刀更玉花驄噴鳴鞭電抹
烏絲欄展醉墨龍跳牛角書生虬鬚豪客談笑皆堪折
簡招依稀記曾請纓繫粵草檄征遼 當年目視雲霄
誰信道淒涼今折腰悵燕然未勒南歸草草長安不見
北望迢迢老去曾中有些磊砢歌罷猶須着酒澆休休
也但帽邊鬢改鏡裏顏凋

沁園春 同前

我夢見君戴飛霞冠着宮錦袍與牧之高會齊山詩酒
謫仙同載采石風濤萬卷呈羅千篇電掃肯辜窮兒事
楚騷掀髯嘯有魚龍鼓舞狐兔悲嗥 英雄埋沒蓬蒿
誰摸索當年劉與曹歎事機易失功名難偶誅茅西崦
種秫東臯柵有雞豚庭無羔鴈道是先生索價高人間

窄待相期海上共摘蟠桃

沁園春

癸卯佛生翌日將曉夢中作既醒但易數字

有箇頭陀形等枯株心猶死灰幸春山筍賤無人爭喫
夜爐芋美與客同煨何處幡花忽相導引莫是天宮迎
赴齋又疑道向毗耶城裏講席初開 這邊尚自徘徊
笑那裏紛紛早見猜有尊神奮杵拳龕似鉢名緇豎拂
喝猛如雷老子無能山僧不會誰誤檀那奉請哉山中
去便百千億劫休下山來

沁園春

和吳尚書叔永

我所思兮延陵季子別來九春笑是非浮論白衣蒼狗

劉十九

十四

文章定價秋月華星獨步岷峨後身坡穎何必荀家有
二仁中朝裏看叔芳袞芥伯也絲綸 洛中曾識機雲
記玉立堂堂九尺身歎苕溪漁艇幽人孤往鴈山馬鬣
吊客誰經宣室鑿殘玄都花謝回首舊游存幾人新腔
美堪洗空恩然喚起交情

沁園春

吳叔永尚書和予舊作再答

莫羨渠儂白玉成樓黃金築臺也不消顛恠騎麟被髮
誰能委曲令鴛為媒鬢有一毛袖閑雙手只了持螯與
把盃公過矣賞陳登豪氣杜牧龔才 便煩問訊張雷
甚斗宿無光劍不迴想閣中鳴佩時携客去壁間懸榻

近有誰來撒我虎皮讓君牛耳誰道兩賢相乞哉中年
後向歌闌易感樂極生哀

心園春

推揚

遼鶴重來不見繁華只見凋殘甚都無人誦何郎詩句
也無人報書記平安閨里俱非江山畧是縱有高楼莫
倚闌沉吟處但螢飛草際鴈起蘆間不辭露宿風餐
怕萬里歸來雙鬢斑筭這邊贏得黑貂裘獎那邊輸了
翡翠衾寒撥草流傳吟成倚閣開到瓊花亦懶看君記
取向中州差樂塞地無歡

摸魚兒

恠新年倚樓看鏡清狂渾不如舊暮雲千里傷心處那
更亂蟬踈柳凝望久愴故國百年陵闕誰迴首功名大
謬歎采藥名山讀書精舍此計幾時就封侯事久矣
輸人妙手滄洲聊作漁叟高冠長劍渾閑物世上切身
惟酒千載後君試看拔山扛鼎俱烏有英雄骨朽問顧
曲門郎而今還解來聽小詞否

摸魚兒

海棠

甚春來冷煙淒兩朝朝遲了芳信驀然作暖晴三日又
覺萬株嬌困霜點鬢潘令老年年不帶看花分才情減
盡悵玉局飛仙石湖絕筆辜負這風韻傾城色悞惱

佳人薄命墻頭岑寂誰問東風日暮無聊賴吹得臙脂
成粉君細認花共酒古來二事夫尤吝年光去迅漫綠
葉成陰青苔滿地做取異時恨

摸魚兒用舊韻

便披蓑荷鋤歸去何須身着宮錦與誰共話桑麻事朱
老阮空尤稔節樣餅甕樣鬚長鬚赤脚供樵飪清流濁
品盡掃去甑中置諸膜外對酒莫辭飲 華胥夢怕殺
人驚曉枕踈惚惟月來闖一生常被弓旌誤且告朝家
追復愁箇甚君管取有薇堪采松堪蔭茄山再任幸不
是謀臣又非世將免犯道家禁

一剪梅袁州解印

陌上行人恁付公還 是詩窮還是文窮下車上馬太匆
匆來是春風去是秋風 階街免得帶兵農嬉到昏鐘
睡到齋鐘不消提嶽與知宮喚作山翁喚作溪翁

一剪梅余赴廣東實之
夜餞于風亭

東緼宵行十里強挑得詩囊拋了衣囊天寒路滑馬蹄
僵元是王郎來送劉郎 酒酣耳熱說文章驚倒隣牆
推倒胡床傍觀拍手笑踈狂又何妨狂又何妨

滿庭芳記夢

涼月如水素濤翻雪人世依約三更扁舟乘興莫計水

雲程忽到一洲奇絕花無數多不知名渾疑是芙蓉城
裏又似牡丹坪 蓬萊應不遠天風海浪滿目淒清更
一聲鐵笛石裂龍驚回顧塵寰局促揮袂去散髮騎鯨
遠遠覺元來是夢鍾動野雞鳴

鷓鴣天

腰疾因睡和
朱希真詞

前度看花白髮郎平生痼疾是清狂幸然無事污青史
省得教人奏赤章 遊俠窟少年場輸他羣謝與諸王
居人不識庚桑楚弟子誰從魏伯陽

鷓鴣天

戲題周
登樂府

詩變齊梁躄已澆香奩新製出唐朝紛紛競奏桑間曲
寂寂誰知爨下焦 揮綵筆展紅綃十分峭措稱妖饒
可憐才子如公瑾未有佳人敵小喬

卜筭子

惜海棠

盡是手成持合得天饒借風雨於花有底離着意相陵
藉 做暖逼教開做冷催教謝不負明年花下人只負
栽花者

卜筭子

同前

片片蝶衣輕點點猩紅小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種千般
巧 朝見樹頭繁暮見枝頭少道是天公果惜花兩洗
風吹了

卜筮子

亂似益中絲密似風中絮行遍茫茫禹迹來底是無聲
處 好客挽難留俗事推難去惟有翻身入醉鄉愁欲
來無路

後村集卷第十九

後村居士集卷第二十

詩餘

滿江紅

金甲瑠玕記當日，轅門初立。磨背鼻一揮，千紙龍蛇猶濕。鐵馬曉嘶，營砦冷樓船。夜渡風濤急，有誰憐。後臂故將軍無功級。平戎策從軍，什零落盡，帽收拾把茶經。香傳時時溫習，生怕客談榆塞事，且教兒誦花間集。嘆臣之壯也，不如人，今何及。

滿江紅

二月二十四夜飲海棠花下作

老子年來頗自許，心腸鐵石尚一點。消磨未盡愛花成癖，懊惱每嫌寒勒住。丁寧莫被晴烘折，柰暄風烈日太無情，如何得。張畫燭頻頻惜，憑素手輕輕摘。更幾番雨過彩雲無迹。今夕不來，花下飲，明朝空向枝頭覓。對殘紅滿院，杜鵑啼，添愁寂。

滿江紅

題梅谷

赤日黃埃夢不到，清溪翠麓空。健羨君家別墅幾株幽。獨骨冷肌清，偏要月天寒日暮。尤宜竹想主人杖屨繞千迴，山南北。寧委澗，嫌金屋。寧映水，羞銀燭。歎出羣風韻，背時裝束。競愛東鄰姬，停粉誰憐空谷人如玉。笑林逋何遜，謾爲詩，無人讀。

滿江紅 送宋惠父入江西幕

滿腹詩書餘事到穰苴兵法新受了烏公書幣着鞭垂
發黃紙紅旗喧道路黑風青草空巢穴向幼安宣子頂
頭行方奇特 谿峒事聽儂說蘘篚外無長策便獻俘
非勇納降非怯帳下健兒休盡銳草間赤子俱求活到
崆峒快寄凱歌來覓離別

滿江紅

落日登樓誰管領倦游狂客待喚起滄浪漁父隔江吹
笛看水看山身尚健憂晴憂雨頭先白對暮雲不見美
人來送天碧 山中鶴應相憶沙上鷺渾相識想石田

茅屋草深三尺空有鬢如潘騎省斷無面見陶彭澤便
倒傾海水沆衣塵難滌

滿江紅 送王

天壤王郎數人物方今第一談笑裏風霆驚座雲煙生
筆落落元龍湖海氣琅琅董相天人策問如何十載尚
青衫諸侯客 易愛底些官職難保底些名節擬閉門
投轄劇談三日疇昔評君天下寶當為天下蒼生惜向
臨分慷慨出商聲摧金石

滿江紅 壽王

鶴馭來時長占定一年清絕九萬里織雲收盡帝青空

關月露偏爲丹桂地風霜欲放黃花節聽玉笙縹緲度
緜山吹初徹曾直把龍鱗批曾戲取鯨牙拔向絳河
濯足咸池晞髮俗子底量吾輩事天仙不在臞儒列世
豈無瑤草與蟠桃堪攀撥

滿江紅

和王實之韻
送鄭伯昌

惟兩盲風留不住江邊行色煩問訊真鴻高士釣螯詞
客千百年傳吾輩話二三子繫斯文脉聽王郎一曲玉
蕭聲淒金石晞髮處怡山碧垂釣處滄溟白笑而今
拙宦它年遺直只願長留相見面未宜輕屈平生滕有
狂談欲吐且休休驚鄰壁

滿江紅

四首並
和實之

往日封章曾聳動君王玉色今似得三閭公子四明狂
客古不能箝言者口天方欲壽中朝脉筭人間豈有病
無醫須鍼石年冉冉袍猶碧心耿耿頭先白笑臣舒
迂緩臣山愚直拂袖歸來羞炙手望塵拜了難伸膝把
富春瀨與首陽山圖齋壁

滿江紅

三黜歸來飯蔬食渾無愠色中年後家如旅舍身如行
客軒冕豈非疣贅具烟霞已是膏肓脉有些兒隙地更
疏泉堆卷石鄰媪餉新藟碧溪友賣鮮鱗白向陳編

冷笑孔明元直俗事不教污兩耳燕居聊可盤雙膝取
當年行脚一枝筇懸高壁

滿江紅

疇昔臚傳仗下奏祥雲五色何況是西山弟子鶴山賓
客上帝照臨忠義膽老師付受文章脉問此君鬚髯似
何人徂徠石 園官菜登盤碧田舍米翻匙白懶投詩
見素寄書杓直德耀不嫌為隱髻鬚兒已解搖吟膝有
誰憐給礼老相如家徒壁

滿江紅

下見西山料它日面無慙色君記取不為呂黨亦非秦
客十客有意挽回當世事無方延得諸賢脉笑海波渺
渺幾時平空嚼石 園五畝紛紅碧家四世傳清白任
天孫笑拙女娉嫌直老去何煩援以手向來不要加諸
膝待深山深處着茅齋看青壁

滿江紅 壽唐夫人

八十加三人盡訝還童返少爭信道夜春曉織總曾經
了凜凜共姜當日誓諄諄孟母平生教到如今象服擁
魚軒天之報 如船藕如瓜棗斑衣舞金鐘醮望秋宵
一點老人星照塵世少如孃福壽上蒼君知得兒忠孝待
看它孫子又生孫添懷抱

滿江紅

和吳叔求尚書
時具喪少子

着破青鞵渾不憶
踏它龍尾更冷笑
疑人筆劃二三百
歲殤子彭籛誰壽
天靈均漁父爭醒
醉向江天極目美
禽魚悠然矣
杯中物姑停止
床頭易都拋廢
慨事常八九不如人意
白雪調高尤協律
落霞語好終傷綺
待煩公老手一摩挲
文公記

風入松

福清道中作

索泉夢斷夜初長
別館淒涼細思二十年
中事歎人琴已矣俱亡
改盡潘郎鬢髮銷殘
荀令衣香
多年布被冷如霜
到處同床
蕭聲一去無消息
但回首天海茫茫
舊日風煙草樹而今總斷人腸

風入松

同前

歸鞍尚欲小徘徊
逆境難排人言酒是銷憂物
奈病餘孤負金罍
蕭瑟鴉衣時候
淒涼鼓在情懷
遠林搖落晚風哀
野店猶開多情惟是
燈前影伴此翁同去
同來
逆旅主人相問今迴老似前迴

風入松

和仲至石塘道中十五年

殘更難睡抵年長
曉月淒涼芙蓉院落深深閉
歎芳卿今在今亡
絕筆無求
皇曲癡心有返魂香
起來休鑷鬢邊霜
半被堆床
定歸兜率蓬萊去
奈人間無路茫茫

緣斷謾三彈指憂來欲九迴腸

風入松 同前

攀翻宰樹暫徘徊草草安排昔人徒步陳雞絮愧公家
僕馬觥壘華表舊愁滿目黃梁殘夢傷懷 欲將莊列
等歡哀對卷慵開憑高指點虛無路問何年遼鶴歸來
宿酒得風漸解小與待月同迴

水龍吟二首

己亥
自壽

年年歲歲今朝左弧懸罷渾無事吾衰久矣我辰安在
老之將至懶寫京書怕看除目敗人佳思把東籬掩定
北牕開了悠然酌頽然睡 客有過門投贄道先生訪

華胥氏誰能辛苦陪它綺語記它奇字屈指先賢戴花
老監豈其苗裔待異時約取寬夫彥國入耆英會

先生放逐方歸不如前輩抽身早臺郎舊秩看來俗似
散人新號起舞非狂行吟非怨高眠非傲嘆終南捷徑
太行盤谷用卿法從吾好 閉了草廬長嘯後將軍來
時休報床頭書在古人出處今人非笑製箇淡詞呷些
薄酒野花簪帽願雲臺任滿又還因任賽汾陽考

水龍吟二首

白和
前韻

病翁一榻蕭然 劉屏山 不知世有歡娛事雀羅庭院載
醪客去催租人至報荅秋光要些酒量要些詩思奈長

鯨龍吸寒蛩息響茶甌外惟貪睡 窮巷幸無干贖或
相過莫知誰氏柴門草戶闕人守舍任伊題字自和山
歌國風之變離騷之裔待從今向去年年強健補花萼
會

平生酷愛淵明偶然一出歸來早題詩信意也書甲子
也書年號陶侃孫兒孟嘉甥子疑狂疑傲與柴桑樵牧
斜川魚鳥同盟後歸于好 除了登臨吟嘯事如天莫
相諮報田園閑靜市朝翻覆回頭堪笑節物催人東籬
把菊西風吹帽做先生處士一生一世不論資考

浪淘沙

紙帳素屏遮全似僧家無端霜月闌牕紗喚起玉關征
戍夢幾疊寒笳 歲晚客天涯短髮蒼華今年衰似去
年些許酒新來俱倚閣孤負梅花

浪淘沙

疊嶂碧周遮游子思家掩藏白髮賴烏紗落日倚樓千
萬恨社鼓城笳 老去淡生涯虛擲年華臘茶盃子太
清些待得癡兒公事畢謝了梅花

浪淘沙二首

丁未
生日

去歲詣公車天語勤渠絳紗玉斧照寒儒恰似昔人曾
夢到帝所清都 骨相太清臞謫墮瀕吏今年黃勃換

稱呼只為此翁霜鬢禿老不中書

早歲類寒蛩晚節遭逢曾開黃卷侍重瞳歸去青藜光

照燭堦藥翻紅 出畫煩怱怱主眷猶濃除官全似紫

陽翁寶文換箇新街頭面改又似包公小龍

念奴嬌木犀

遶籬尋菊菊猶遲舍北芙蓉渾未却是小山叢桂裏一
夜天香飄墜約束奴兵丁寧稚子莫掃青苔砌風高露
冷倚欄疑匪人世 客有載酒過予朗吟招隱洗盡悲
秋意白髮長官窮似虱剛被天公調戲遍地堆金滿空
雨粟不濟淵明事殘英賸馥明朝猶可同醉

二十

念奴嬌菊

老夫白首尚兒嬉廢圃一番料平理餐飲落英并墜露
重把離騷拈起野艷幽香深黃淺白占斷西風裏飛來
雙蝶繞叢欲去還止 嘗試詮次羣芳梅花差可伯仲
之間耳佛說諸天金色界未必莊嚴如此尚友靈均定
交元亮結好天隨子籬邊坡下一杯聊泛霜蘂

念奴嬌生日

比如去歲前年今朝差覺門庭靜玉軸錦標無一首知
道先生遠佞假使文殊携諸菩薩來問維摩病無花堪
散亦無香積齋觀 回首雪浪驚心黃茅過頂瘴毒如

炊甌山鬼海神俱長者饒得書生功命不慕飛仙不貪
成佛不要鑽天今年年今日白頭母子家慶

念奴嬌壽方德潤

卯君來與眉州僊子依倚同日一自前朝龔蔡後頗
覺壺山岑寂誰料端平繼居遺補復有斯人出幅巾林
下姓名玉座長憶 須信誦語尤甘忠言最苦橄欖何
如蚤諸聖蕭跡星欲曉留取南都鐵壁洛社自佳鏡湖
雖好莫問君王乞年年歲歲大家同做真率

念奴嬌丙午鄭少師生日

禁中張燕苦留公未許歸尋初服千載君臣魚有水不
比嚴光文叔火德中天客星一夕草草聊同宿重來疑
碧依然賡載相屬 過眼夸奪紛紛浮雲野馬幾度棋
翻局客話鳳池三入事洗耳湖光一曲伯始泉荒樺珪
困冷占斷西風菊年年歲歲金英常泛芳醪

木蘭花慢壽方德潤

瀛洲真學士為底事在紅塵為語觸宮闈沉香亭裏嗔
謫僊人為親近君側者見萬言策了甚劉蕡為是尚方
請劍漢廷多憚朱雲 君言往事勿重陳且鬪酒邊身
也不會區區弄它甲子記甚庚寅爾曹譬如朝菌又安
知老柏與靈椿世上榮華難保古來名節如新

木蘭花慢

癸卯生日

病翁將耳順牙齒落鬢毛疎也慙愧君恩放還田舍免
詣公車兒時某丘某水到而今老矣可樵漁寶馬華軒
無分蹇驢破帽如初 浮名箕斗竟成虛磨折總因渠
帝錫余別號江湖聱叟山澤仙臞尊前未宜感慨事猶
須看歲晏何如衛武老年作戒伏生九十傳書

木蘭花慢

送鄭伯昌

古人吾不見君莫是鄭當時更築就山房躬耕谷口名
動京師諸公任他家衮與杜陵野老共襟期有客至門
先喜得錢沽酒何疑 昔年聯轡柳邊歸陳迹恍難追
况種桃道士看花君子回首皆非相逢故人問訊道劉
郎老去久無詩把做一場春夢覺來莫要尋思

木蘭花慢

丁未中秋

水亭凝望久期不至擬還差隔翠幌銀屏新眉初畫半
面猶遮淚更淡烟薄靄被西風掃盡不留些失了白衣
蒼狗奪面雪兔金蟾 乘雲徑到玉皇家人世鼓三槌
試自判此生更看幾度小住為佳何須如鉤似玦便相
將只有半菱花莫遣素娥知道和它髮也蒼華

最高樓

戊戌自壽

南嶽後累任作祠官試說與君看仙都玉局纔交卸新

街又管華州山恠先生吟膽壯飲腸寬
去歲擁旌旗
稱太守今歲帶笏簪稱漫叟慵入鬧慣投閑有時拂袖
尋神放有時携枕就陳搏任傍人嘲潦倒笑癡頑

最高樓

再題周登樂府

周郎後直數到清真君莫是前身八音相應諧韶樂一
聲未了落梁塵笑而今輕卸客重巴人
只少箇綠珠
橫玉笛更少箇雪兒彈錦瑟欺賀晏壓黃秦可憐樵唱
并菱曲不逢御手與龍巾且醉眠蓬底月獲間春

臨江仙

縣圃種花

落魄長官江海客少豪萬里尋春而今憔悴向溪濱斷

文二十一

十一

無觴詠興惟有簿書塵
手插海棠三百本等閑粧點
芳辰他年絳雪映紅雲
了寧風與月記取種花人

臨江仙

庚子重陽余以漕攝帥會前帥唐伯玉前漕黃成父子越工士臺明年是日寓海

豐縣驛作

去歲越王臺上飲席間二客如龍憑高吊古壯懷同馬
嘶千嶂暮樂奏半天中
今歲三家村市裏故人各自
西東菊花時節酒樽空
可憐雙雪鬢禁得幾秋風

臨江仙

湖東道中

不見仙湖能幾日塵沙變盡形容谷夜來月冷露華濃郁
忘茅屋下但記畫船中
兩岸綠陰猶未合更須補竹

添松最憐幾樹木芙蓉手栽纔數尺別後爲誰紅

臨江仙 已酉和實之燈夕

玉遂鈿車當日事東塗西抹都曾等閑曲子壓和凝
子細縱遊非草草已醉強惺惺今向三家村送老身如
罷講吳僧高樓百尺不須登半爐燒葉火一瓊勘書燈

昭君怨 牝冊

曾看洛陽舊譜只許姚黃獨步若比廣陵花太虧他
舊日王侯園圃今日荆榛狐兔君莫說中州怕花愁

昭君怨 瓊華

后土宮中標韻天上人間一本道號玉真妃字瓊姬

我與花曾半面流落天涯重見莫把玉簫吹怕驚飛

清平樂 五月十五夜疏月

纖雲掃迹萬頃玻璃色醉跨玉龍游八極歷歷天
青海碧水晶宮殿飄香羣仙方按霓裳消得幾多風露變
教人世清涼

清平樂 同前

風高浪快萬里騎蟾背曾識姮娥真體態素面元無粉
黛身游銀闕珠宮俯看積氣濛濛醉裏偶搖桂樹人
間喚作涼風

清平樂 贈陳參議師文侍兒

宮腰束素只怕能輕舉好築避風臺護取暮年鷺鷥飛
去一團香玉以柔笑擊俱有風流貪與蕭郎眉語不
知舞錯伊州

清平樂 丹陽舟中作

休彈別鶴淚與絃俱落歡事中年如水薄懷抱那堪作
惡 昨宵月露高樓今朝煙雨孤舟除是無身方了有
身長有閒愁

長相思 惜梅

寒相催暖相催催了開時催謝時了寧花放遲 角聲
吹笛聲吹吹了南枝吹北枝明朝成雪飛

長相思 寄遠

朝有時暮有時潮水猶知日兩迴人生長別離 來有
時去有時燕子猶知社後歸君行無定期

長相思 餞別

風瀟瀟雨瀟瀟相送津亭折柳條春愁不自聊 煙迢
迢水迢迢迢擬江邊駐蓋橈舟人頻報潮

長相思

煙淒淒草淒淒野火原頭燒斷碑不知名姓誰 印纍
纍家纍纍千萬人中幾箇歸荼華朝霞晞

長相思

勸一杯復一杯短鍾相隨死便埋英雄安在哉 眉不
開懷不開幸有江邊舊釣臺拂衣歸去來

菩薩蠻

戲林

小鬟解事高烧燭羣花圍繞樗蒲局道是五陵兒風騷
滿肚皮 玉鞭鞭玉馬戲走章臺下笑殺灞橋翁騎驢
風雪中

玉樓春

戲林

年年躍馬長安市客舍似家家似寄青錢換酒日無何
紅燭呼盧宵不寐 易挑錦婦機中字難得玉人心下
事男兒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橋畔淚

生查子

元夕戲
陳敬叟

繁燈奪燿華戲鼓侵明發物色舊時同情味中年別
淺畫鏡中眉深拜樓西月人散市聲收漸入愁時節

憶秦娥

暮春

游人絕綠陰滿野芳菲歇芳菲歇養蠶蠶天氣采茶時節
枝頭杜宇啼成血陌頭楊柳吹成雪吹成雪淡煙微

雨江南三月

憶秦娥

上巳

脩禊節晉人風味終然別終然別當時賓主至今清絕
等閑寫就蘭亭帖豈知留與人間說人間說永和之

歲暮春之月

憶秦娥

泥滑滑一聲聲喚征鞍發征鞍發客亭揚柳不禁攀折
荀郎衣上香初歇蕭娘心下書難說書難說霎時吹
散一生愁絕

憶秦娥

春醒薄夢中毬馬豪如昨豪如昨日明橫笛曉寒吹角
古來成敗難描摸而今却悔當時錯當時錯鐵衣猶
在不堪重著

憶秦娥

梅謝了塞垣凍解鴻歸早鴻歸早憑伊問訊大梁遺老
浙河西面邊聲悄淮河北去炊煙少炊煙少宣和宮
殿冷煙衰草

鵲橋仙

戊戌生朝

金風浙浙銀河淡淡長少群賢畢會平生心事翹生知
恠此夕惺惺相對 玄花生眼新霜點鬢不肯遮藏老
態人間何處有仙方壁劃得二三百歲

踏莎行

甲午重九牛山作

日月跳丸光陰脫兔登臨不用深懷古向來吹帽插花
人盡隨殘照西風去 老矣征衫飄然客路炊煙三兩

人家住欲携斗酒，蒼秋光山深無覓黃花處。

水調歌頭

遊蒲間追和
崔菊坡韻

余頃為儀真郡督郵白事惟揚崔公說欲羅致屬先受制置使李公之辟崔公始聘洪公舜俞入幕後二十五年奉使嶺外拜公祠像俯仰今昔輒和公所作水調以寓悲慨

敕使竟空返，公不出梅關。當年玉座記憶，及席問平安。羽扇尉佗城上，野服仙游閣下，涼鶴幾時還。賴有蜀蒼舊健筆，與書丹。青油士珠履，客各凋殘。四方感處，騁獨此尚寬閑。丞相祠堂何處，太傅石碑墮淚木。老瀑泉寒，往者不可作，置酒且登山。

再和

善歸

遣作嶺頭使，似戍玉門關。來時送者，舉酒珍重祝身安。街畔小兒拍笑，馬上是翁矍鑠，頭與壁俱還。何處得仙訣，髮白頰猶丹。屋茅破，籬菊瘦，架籤殘。老夫自計甚，審忙定不如閑。客難揚雄，拓落友笑，王良來往面汗背。芒屨再拜謝不敏，早晚乞還山。

三和

解印
期載作

老子頗更事，打透利名關。百年擾擾于役，何異入槐安。夢裏偶然得意，醒後纔堪發笑，蟻穴駕車還。恰佩南柯印，髻鬢數曾丹。客未散，日初暝，酒猶殘。向來幻境安在，回首摠成閑。莫問浮雲起滅，且跨剛風，遊戲露冷玉

簡寒寄語抱朴子候我石樓山

四和八月上餘解印
別同官席上賦

半世慣岐路不怕唱陽關朝來印綬解去今夕枕初安
莫是散場優孟又似下棚傀儡脫了戲衫還老去事多
忘公莫笑師州 筆端花冑中錦兩消殘江湖水草空
曠何必養天閑久苦諸君共事更盡一杯別酒風露夜
深寒回首行樂地明日隔雲山

五和客散循堤
步月而作

落日幾呼渡佳夕每留關有時來照清淺鬢雪似潘安
一曲親蒙君賜兩岸更無人迹惟見鷺飛還隙地欠栽
接蕉荔雜黃丹 柳全疎松尚幼怕摧殘傍人笑我癡
計管鑰費防閑翁意在平林壑客亦知夫水月蒲腹貯
清寒賦詠差有愧赤壁與滁山

六和次文簡客朗
上賦葛仙事

羯虜問周鼎柱史出秦關苦求勾漏何意身世遠差安
不見跼焉墮永時有飛鴻溥渚樂此久忘還采藥寓言
耳曾次有靈丹 釣游處榕葉暗荻花殘自翁仙後千
載翰與水鷗閑我讀內篇未竟忽被急符驅去洞閉白
雲寒回首愧幽子隱約海中山

七和十三夜同官載酒
相別不見月作

恹事廣寒殿此夕不開關林間烏鵲相賀暫得一枝安
只在浮雲深處誰駕長風挾取明鏡忽飛還玉兔呼不
應難覓日中丹 酒行深歌聽徹笛吹殘嫦娥老去孤
分離別匹如閑待得銀盤擎出只怕玉壘醉倒衰病不
禁寒鄉去我欲睡辜負此湖山

水調歌頭

中秋

老去有奇事天放兩中秋使君飛榭千尺縹緲見麟洲
景物東徐城上歲月北征詩裏圓缺幾時休俯仰慨今
昔惟酒可澆愁 風露高河漢澹素光流賈胡野老相
慶田海十分收競看姮娥金鏡爭信僊人玉斧費了一
番修衰晚筆無力誰伴賦黃樓

門人迪功郎新差昭州司法參軍林

秀發

編次

後村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一

記

汀州重建譙樓記

汀古郡也官寺皆百年老屋層層覆壓紹定六年建安李公出守稍撤而新之由堂寢至門廡由庫廩至亭榭皆煥然改觀獨譙樓以費夥未皇及公益務節縮得鐵二萬緡將改作適當路牟利左右望而豪奪公慮是役之賈禍移錘糴米若干斛為均惠倉汀人始免貴糴之患會上親政放絀貪濁用真公德秀為帥視屬部如家公臨郡滋久所積又萬緡迺申初志六閱月而樓成手

詔頒春亭舊翼以廡屬城南門後廢弗葺居民冒侵對列邸肆中通綫路公別給以在官田宅復兩廡併城南門樓高大之郡治之前可立萬馬鉅麗如是然備作募而使材瓦市而致六邑之民不知有役焉初庚寅辛卯間閩為盜區禍起於汀四封之內大抵皆盜而營卒亦囚執郡將欲戕害人情視汀猶毒虺鷙獸之窟宅也公以偏師襲磔而巨寇禽單車入城而叛卒誅天子嘉獎就畀符竹或者尚為公慮曰兵驕也民悍也財乏也既而公在郡四年前之恣睢犯上不可調柔者皆駢首順令兵果驕耶前之彊橫負固未易拊循者皆革面慕化

民果悍耶亂離剗殘之後練兵積粟猶有餘力以飾邊
壤美翰與財果乏耶昔春秋書新作南門以示譏蓋清
風至而修城郭營室中而土功始司空填人以時受功
周制具存不待其敝而後改也僖公治魯二十年而有
斯役則國內之事闕遺不及舉者多矣公歲月視僖公
孰又近樓視一門孰難易竊意夫子復生將特書大書
之矣而又奚譏公名華字實夫資忠義而輔以才智計
而戰戰則克慮而動動必成余從真公久見其尚論當
世人物如公僅屈一二指故因斯樓之成具書之以誌
後人云

端平江閩題名壁記

江西帥昔治洪州建炎省方始以朱丞相勝非爲安撫
大使治江州而洪都兼安撫使如故其後詔從洪守高
衛之請閩移于江洪之守臣止兼江西兵馬鈐轄隆興
升府閩復于洪而江州行太守事隸焉端平三年春
深入疆吏告急上慨然遠覽中興舊規命僉樞魏公
了翁督視江淮京湖軍馬即江州開大幕府兵部侍郎
黃公伯固江西安撫使知江州以參贊軍事及黃公去
而直寶文閣陳公瓘實來修江防蒐軍實結民心厲士
氣用能暮歲之間充列城爲大府張弱勢爲強形暇日

命磐石千壁紀移閩歲月姓氏自黃公始且援袁州刺史韓愈爲觀察使王仲舒記滕閣事俾其筆之其雖文墨媿愈然寶文公賢逾仲舒况閩之建罷重於閣之廢興此之營綜急於彼之登覽因不敢以淺陋辭惟尋陽据天塹之中上聯夔鄂下接昇潤自昔立國江南者之所重晉以庾亮温嶠第一流人臨之嘗試憑高而望江山歷歷其盛心偉識遺忠餘烈有未泯者高皇帝移閩之宏撫聖天子經武之英筭可謂深且遠矣其以屬城事統府設有羽檄猶當悉敝賦以從執軍禮以見其何敢有愛於區區之文乎顧承命紀事詞樸而核它日公文九十一獎率三軍掎角諸鎮乘風聲鶴唳之勢奏蒙衝闢艦之捷其雖衰備草露布上尚書作凱歌被樂府尚可勉焉

建寧府新建譙樓記

端平二年五月某日祕書丞兼樞密院檢詳姚公以直祕閣出守建安兼漕全閩詔下士相告語曰公初元善類西府賢掾去可惜盍留行乎建士之在朝者則曰公嘗貳吾州有恩信茲行可爲中朝惜可爲吾州賀乃不果留時城中遺燼暴骸滿目市區二十四存者九財殫粟竭物情洶洶不安公至明誅賞辨逆順而軍紀肅拊創痍輒流散而民氣和舊用度規荒殘而官府立明年

春余遂於朝微服過建焚室已十具五六璽書擢公以
漕兼守又明年春余行役道焉則樓堞羣飛塵肆鱗襲
所謂二十四區者皆復不獨公解也余歎曰君相真知
人哉建人真知公哉既見公握手相勞苦公曰州略如
舊觀然吾力疲而顛白矣凡土木之役不可殫紀譙樓
最鉅緡錢一萬一百四十一楮幣二萬九百九十四其
費也起乙未仲秋迄丙申季夏其歲月也吾子筆之建
安自南渡劇盜范葉弄兵之後更列聖涵濡休息名公
卿拊摩積索其軍府殷實井邑繁雄冠於七聚一旦小
失牧馭蕩爲煙埃夫聚力所成壞於一夫之手顧諉數
於天可乎暮月之頃還彼百年之舊勿歸功於人可乎
昔者周大夫閔故都之毀其詩曰彼黍離離傷之也又
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尤之也原禍亂之始而呼天以
尤之其怨之者深矣魯僖復周公之宇國人頌之曰魯
侯之功美之也又曰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祝之也美
興復之功而祝其純嘏又祝其眉壽其德之者深矣猷
亂而思治情也惡壞而喜成亦情也拯建人之厄措諸
堯簞百世之思也叙建人之情刻於金石千載之傳也
公順昌人名珪字貴叔倫魁勝流立朝有德有言不以
吏幹顯余所記特公學問之粗者爾

邵武軍新建郡治譙樓記

世言閩盜所從起必曰汀邵非也盜皆起於汀境邵與之鄰所衝者然耳初寧化賊既殘建泰二邑勢且及郡天子命朝臣某人某人出守皆固辭王侯遂獨奉詔引道未至郡已失守千里為墟侯露居于野握拳轉戰誅筋竹洞渠魁羣醜或僇或降惟下瞿賊猶據險戕縣令拒官軍侯方聲罪致討會以風聞去詔用趙侯以夫代之慨然以夷難責發為已責壹清谿洞再造府朝將吏稟嚴令工師受成撫以紹定四年八月經始明年十一月落成糜錢楮若干緡堂復顯嚴閱邃如大家甲族之營其居譙樓突兀鉅麗如名藩雄鎮之裕於力招捕使陳公韓過而歎曰輪奐美哉初朝家以祠牒八十助侯濬兵廩徒之費侯一錢粒粟皆自致歸祠牒於朝而屬記於余余觀世之士大夫雅俗勇怯不同及乎當棄障幹方之任或曰事不可為辭不拜或曰事尚可為患力不足求兵與財然後往無雅俗無勇怯其說必同昔越石於井士稚於譙咸無資糧弗給鎧仗不旬月而荆棘復為宮寺夷虜顧為華人長源於汴弘靖於燕士馬強盛金帛充斥不俄頃而井邑蕩為戰場部曲化為讎敵蓋祖劉能疆理荒殘久廢之郡縣張陸不能撫循治安

無事之軍府牧守才不才而一方之休戚三軍之生死萬姓之禍福繫焉烏可不謹擇歟故夫諉事於不可爲庸人也有待於資與助中人也無待於資與助豪傑之士也若王侯馳單車橫絕群寇趙侯收餘燼興復一郡孰資而助之哉特其忠憤廉約有以鬱盜賊之氣得軍民之心爾余故著之以闢夫謂事之不可爲者也且以愧夫謂事雖可爲而患力不足者也王侯金壇人趙侯長樂人

建寧府學重建明倫堂記

建學闕壯視國庠端平乙未四月辛巳之變燬官寺幾盡而學幸存獨明倫堂毀焉姚公珪來爲尹漕先教而後政緩解而急學相攸於冬明年仲秋堂成以餘材新師弟子之居屬余記之昔者唐虞三代教人之法具有于經尚之所敷箕子之所陳莫不以倫爲首三綱同然之理五常固有之善同然者均賦於天固有者無待於人而古人汲汲於明是理者何哉蓋理與欲對善與利對理不勝欲善不勝利同然者有時而相遠固有者有時而不存矣嗚呼固不可以不講歟故夫人有聖有愚理未嘗偏倫有常有變人鮮能盡參哲夷齊常也舜申生變也常易處變難處申生不以親之羣而墮其恭舜

不以弟之傲而廢其友處變而不失其厚倫之不容釋如此匹夫匹婦愚也周孔聖也愚者能之聖或不能焉周公有媿於仁智夫子謂未能事於君父修至於聖而不忘自儆倫之難盡如此六經載此者也君師倡此者也禮樂刑政扶此者也學校講此者也有所講則有所明矣公之致美於是堂豈爲學者角詞藝媒利祿之地哉群居肄習篤守力行今日之竭力於親異日之盡節於君者也今日之修於家異日之措於天下者也今日之稱於宗族鄉黨異日之行於蠻貊者也成材造士自斯堂始斯堂之新自姚公始不可以不記

尤溪縣復平糶倉記

前記首叙邑人致粟之艱使人輦蹙次述趙侯置倉之善使人忻躍末憂後人之不能繼其詞峻其旨深又使人慨然以爲過慮也然自嘉定乙亥至端平乙未不二十年而趙侯之粟羽化倉亦不存前記所慮殆如蒼龜矣長樂李侯始至慨然發憤曰彼能廢之吾能修之願以清儉爲治二年而新教立本錢復會重書擢侯通守龍川侯曰倉事未竟不可去比三年終更積粟三千餘斛視趙侯增千斛焉出納斂散略倣常平旣爲倉約復請予識之有問於余者曰二侯孰難余曰方趙侯時縣

計未屈令俸猶厚也李侯之時異矣上供責全銀月俸給純楮公私困弊侯儒生無生財術顧邑有稅苗糜費錢歲幾千緡及迎新例卷皆前人以奉一已者侯悉用之於倉又銖寸索積以成之李侯爲難又問曰昔之廢者可修今之修者能保其不復廢乎余曰以李侯之心守李侯之約胡爲而廢若夫侵本錢非約也付吏手非約也濫糴賤糶苟悅之政不可以繼非約也有一于此復趨於廢矣又問曰嚴莫嚴於常平之法或者玩之如約何余曰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李侯之約將以利其身乎厚其家乎抑將以延一邑之命脈乎如止於利一身厚一家渝之可也如一邑之命脈繫焉非渝李侯之約也失一方之人心也犯千百世之公議也失人心非良吏矣犯公議非賢士大夫矣然則是約也豈不嚴於法歟又况部刺史郡守丞臨之邑人守之其法蓋未嘗不嚴歟李侯名脩字之永學問有師承政事有家法其於是倉未復雖遷擢不忍去已復而去猶卷卷然思所以善其後者於寧可敬也已

味書閣記

爲徐德夫右司作

閣在豐城山間名子賤潘公也筆廣徽表公也德夫讀書其上有年矣去而仕于朝因以其所讀者爲天子言

之忠憤激發幾寤上意竟坐是由首闡放還故山或猶
笑曰世蓋有剽竊涉獵書之豪芒而光顯遇合者德夫
無所不讀顧齟齬留落如此意者書誤德夫耶德夫寧
能常味此無味之味耶德夫亦笑曰有是哉夫書無窮
盡味有淺深嘗試以古今人觀之行之篤守之固味之
深者也先信而後畔始合而卒離味之淺者也叔孫通
魯兩生皆學禮一以取封一沒世無聞舒弘皆學春秋
一起徒步拜相一老擯郡國豈非深者守道而難合淺
者諧世而易售歟使其果深於書粹茹山雌也脫粟太
牢也苟爲不然如啗土炭如嚼蠟又將唾棄之矣然則
德夫之所味固世之所不能味世之所味固德夫之所
不屑味歟或又笑曰閣僅三閭奚其記余曰不然石渠
天祿高則高矣而不能逃莽大夫之譏臨春結綺美則
美矣而不能渝狎客之謗德夫閣雖小然聖賢之事具
焉古今之變合焉天下後世之責在焉德夫味之不已
出則爲遺直爲名臣處則爲高士爲全人是閣與天壤
俱散矣勿記可乎

漳州鶴鳴庵記

問塗四方者必有嘉木清泉可憩濯傳舍行店可依止
南轅則不然路益荒人益稀極目數十里無寸木滴水

無傳舍行店昔人酌地里之中各創庵焉歲深屋老頽
圯相望漳牧合沙黃公朴始新諸庵鶴鳴庵在郡東地
多靈跡嘗有異僧見二士於此對弈即之化鶴飛去然
距城餘二百里穹林危磴不類人境暮投破驛凜乎折
椽隊瓦之虞驚獸暴客之恐公闢古基改面勢作堂七
間聽事二間門廡閎壯如之於是境內之庵十有七所
以次經畫剏始者曰鶴鳴更新者曰半砂曰雲霄曰僊
雲餘皆復其舊觀魚孚庵屬泉而費出於漳竣事上尚
書曰昔人守庵以僧濬僧以田而庵存其後有司數易
僧巨室募占田而庵壞請令諸庵以甲乙承續朝論是
之初公與余偕使廣東公倡諸司叶力繕南中諸庵繇
潮至惠繇漳至潮曩號畏涂今深茅叢葦中輪奐突出
鍾魚相聞完簞薪水不戒而具與行中州無異公之惠
利博矣余聞古之人皆好禮而樂事厚人而薄己有避
堂而舍質者有卑宮而崇館者有窮爲布衣茅屋不蔽
而恨無突兀之厦以庇寒士者然則僧逃庵荒非地主
責乎田去僧飢非巨室取乎余書公之事旣以做夫貴
且富者或曰未也縱下不戢驅鄰虐使尤庵之大患蓋
寓室而傷新木曾子之賢至形諸言毀垣而納車馬國
僑之辯僅免於詰余又以做夫行者公倫魁名儒自館

殿秉麾節無留滯之歎有治辦之績漳素消解公爲之
暮年修糴政敞膏闡餘力猶及於庵云

鄂州貢士田記

士貢于鄉古也使士齎糧重趼而至非古也古者井地
均貧富道路有委積士起閭里而達於王朝也甚易至
漢猶令縣次繼食然貢禹以明經潔行徵自言鬻田百
畝以供車馬當時所以待特起之士僅如此則於群然
應聘者抑可知矣禹亦幸而有田可鬻爾貧於禹者當
如何哉近世賓興郡太守具卮酒飲餞之外舟車屣履
皆士自任貧而遠者難是行如登天有不能行者天台
賈公爲鑄錢使者斥羨幣十萬緡市田爲番貢士莊餘
以贍番學去而董餉鄂渚時閩帥荆南陽書院公給以
官田百三十畝復斥幣如番之數以惠鄂士士飲公德
以余與公有世舊俾書其事于石自吾有狄患邊不解
甲且三十年供億繁調度闊牧民之官往往奉急符從
事失其常度至於主計之臣執牙籌析秋豪苟免之興
俛仰自歎曰吾不得爲盛德之事矣非特材臣能吏然
也雅士莫不然矣故余於公之事有慨焉昔漢人論鄴
侯餽餉乃萬世功意且有它繆巧而其言不過曰養民
以致賢而已蓋爲漢植根本者桑大夫則異是以鹽鐵

酒推均輸爲國大利而疾賢良文學之士如仇漢之根本遂搖動而不復安公於笏畫鞭筭之暇師飽馬騰之餘又時有所蠲弛以寬民教養以收士與鄴侯之意合彼桑大夫之流聞風益少愧矣夫江漢楚之舊封異時以辭令爭衡中夏登高能賦而志節與日月爭光者皆楚產也國家有事西北必於上流謂宜培植其人才以待緩急之用公所望於鄂之士者在此其田之頃畝與夫行者居者贍廩之式則有司存公名似道字師憲以儒術治賦始至軍無見糧未幾而有一歲之儲天子宰臣材公之爲由尚書郎九卿超拜地官小司徒云

風月高記

寒齋所居西偏面古木叢竹爲擊屋三間中置一榻友之同志者游乎方之外者仕之倦而歸者至則留語或止宿焉扁曰風月寓客戲主人曰昔宋玉授簡於楚王之蘭臺謝莊託詞於陳王之桂死皆以鉅麗之觀發其高寒之思今吾子追涼於簷窺光於隙將無見哂於二子乎主人曰嘻詞不詣理工無益也學不盡性博無益也彼以胸臆量月雌雄論風運者視之奚異兒童吾聞元化之內清淑精英之氣在天地爲風月在人爲情性風至調而止噉諤叱吸風之變也月至明而止薄蝕陰

翳日之厄也性至靜而止喜怒哀樂性之動也故言風月者曰清明曰光霽言性者曰善曰寂然不動夫能即身而反求韜光而內照則動者可以中節靜者可以復初所謂清明而光霽者斂之方寸舒之八荒六合隨寓而可樂矣庸詎知彼之蘭臺桂苑非鼠壤鮑肆乎吾之甕牖圭竇非瓊樓玉宇乎客慙而退

修復艾軒祠田記

初郡人祠艾軒先生于城南田以贍之者忠定趙公也碑以實之者正獻陳公也不幸先生二子繼卒猶子成季字井伯有賢名忠定客也又卒家事益落田爲二姓所得諸孫曰鈞者愬于計臺方公大琮喟然太息曰鬻祀田非法也沒價返田法也吾使鄉部寧厚毋薄檄郡丞以窠名錢酬元直之半俾復其舊會易帥它路事格不行田旣去祠益圯鈞復愬于郡楊公棟亦喟然太息曰古者祀鄉國之先賢以爲先師艾軒非先賢乎式厠表墓自昔有之田非闔墓比乎廼新祠宇復諭二姓曰先生在不殖寸產沒豈與鄉人較數畝之田者雖然該先生之廉讓利故家之清貧取而有之此名不可安也方公去矣窠名錢不可覲其以郡繼十有二萬酬若等二姓退聽毀券歸枋公又曰是嘗一鬻矣安保其不莊

乎穀其田九八畝三角三十一步歲得穀十七斛有奇
錢千圖久遠而可托者莫如學以田隸學曰文郁先生
孫也宜主其祭釣井伯孫也有勞於田令學官以其歲
入分給二子焉昔孟子論善士而有一鄉一國與天下
之辨以陳良爲楚產以仲子爲齊巨擘奎伯夷伊尹則
不然今夫前陳後方莆人也其於先生猶曰吾東家丘
云爾忠定番人也楊公蜀人也地如此其遠也歲如此
其久也事先生如此其共也豈私於東家者乎若先生
者所謂天下之善士乎揚公起倫魁由樞掾尚書郎出
牧其來以風化爲先務旌賢崇德蒐遺繕廢於是二劉
二鄭城北四先生之祠皆新朝廷嘉公治行就擢利安
使者垂發命某曰圯者葺侵者歸矣子二大父實同閱
官其書于石某不敢以衰病辭

建陽縣廳續題名記

建陽名難治而實不然巍巍考亭爲宋闕里兩坊墳籍
大備比屋絃誦前修言行接乎見聞士易治也俗勇於
聞及氣平忿定易直之心油然而生怙終遂非者少民
易治也運鹽有法可以裕上寬下無江浙閩粵預借鑿
空之取聽訟日纒數十紙賦與訟易治也矧其山水明
秀二橋如畫茶筍連山酒妙天下人家池榭多奇亦珍

樹同由之李花極目其土風物產之美又宦游者之所樂也然比歲長官類以傷錦而去趙侯與迥至而歎曰有易治之實而蒙難治之名是厚誣吾縣也廼究病源徐施政劑暮年而治二年而大治岸有醴舟水無租廢涓瘵復甦廢墜畢舉一日顧壁記石且盡命續之書抵余曰吾子舊令尹也盍識諸嗟夫余之去縣久矣端嘉間假道者再其父老皆空巷送迎諭之不去今余齒髮殘禿父老見之且不復識而聞余子弟過其境者猶惓惓相勞苦以余拙政而其人不相忘如此趙侯方新學宮講師說私淑其士抑豪右扶鰥寡勤拊其民持之以久終之以不倦它日愛戴而思慕之者又何如也侯字景臯其學出於師友云

晉江縣飛鳥堂記

昔之賢令子游以學愛傳子賤以不忍欺傳西門豹以鑿渠傳尹鐸以減戶租傳劉方以悃悃無華傳元紫芝以于蒺子傳所傳之事以常不以異也晉江明府林君委余記其邑之飛鳥堂余曰明府以通經擢奉常策政出於學而名堂之義顧本於王喬何歟按喬傳鳥化鳧鼓自鳴皆卓詭不經與武城單父鄴晉陽襄城魯山之事異范史述循吏甚衆而列喬技術傳中明府奚取焉

意者尚其以神道設教耶君曰非也余曰明府嘗承大
藩光顯矣豈其厭雷地而夢鈞天乎君曰非也余請至
三反君曰宰邑之難尚矣彭澤發歎爲形役心山陰矯
情強飭不飲雖有雅士一縮銅墨鮮不改度矧若周顥
輩之瑣瑣歟夫膠擾者事也靈明者心也吾出履公家
應酬乎外退坐斯堂存養乎內以吾靈明治彼膠擾昔
者漢初君臣嘗用之於天下國家而驗矣况邑乎一室
猶八極之表也敞孺猶尚方之馬也或曰明府之言殆
有得於黃老歟余曰傳不云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又曰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說也固黃

老之所本歟君名某福唐人堂在邑廨之東君所創者

淮東總領所寬廉堂記

淳祐乙巳司農少卿淮東總領金華王公堃上章再求
去上留之進本寺卿訓辭曰爾行之以寬裕本之以潔
廉此朕所以懇懇用情于爾而不忍遽促之歸也祇若
成煥勉爲朕留公初出使慨然謂是職之難有二操切
病民也出納汚人也故治已者極其嚴責人者極其寬
至是讀王言而喜曰上英睿洞照群下凡臣所爲陛下
因知之矣廼取寬廉二字扁其聽事西偏之堂謀記諸
石以答天寵夫理財之難尚矣先朝雖重三司使之權

然所任之人皆寇準晏殊王堯臣包拯蔡襄宋祁諸名臣熙豐以後稍用惠卿嘉問之徒講之於內薛向吳居厚之流行之於外元祐知其弊擢李常版曹出鮮于侁將漕以拯之未幾豐亨豫大之論起有魏伯芻者以胥吏之智變鈔引之法求多不已遂啓侈心而召狄患南渡德音首欲痛革然賦入既狹兵費浸闊其取之於民者終不能復祖宗之舊而四總建焉蜀稱趙開昇潤鄂三王人各極一時材臣能吏之選百餘年間酒茗鹽鐵蒐求無遺蘊矣於是用事者方以爲未至更出新智以圖富強卒之無他繆巧不過籠商賈困郡縣而已蓋時賢所操之術非獨惠卿嘉問之所不肯談向居厚之所不敢爲亦伯芻輩之所不忍盡試者也使其利歸公室猶且爲國聚怨况或以潤其屋而肥其家乎上益厭之而擢任公等兵曰公通儒識我飢飽矣民曰公長者知我疾痛矣余來江鄉耳聞目擊者如此或曰方今多壘之秋財殫粟亡非手運牙籌如飛者殆不能濟而工人之言雍容如彼吾子之論舒緩如此如事功何余曰漢下告緡搜粟之令罪至沒入天下莫應及欲免兒寬則牛車檐負爭輸惟恐右內史之去以寬不以嚴也渭上之耕木牛流馬之運厥功大矣而其根本乃在於成都

田十五頃桑八百株以廉不以汰也行督責之政以稅
民深者爲賢客斯之法也夸祿賜之富以文其與民爭
利之過桑大夫之言也或者語塞因次第其說以復公
命

後村居士文集卷之二十一

記

雲泉精舍記

休文游四方而歸築精舍閤皂山中面峯挹澗手植復
杞梅竹無數其言曰人莫不有嗜嗜美色未也有嗜疥
痔者焉嗜爽口未也有嗜昌歎羊棗者焉又其大者嗜
聲名嗜富貴嗜無窮力有限則必疲心役智以求之而
後饜余山人也世之所嗜率予之所不好然亦有嗜焉
山椒之雲自去自來澗中之泉隨取隨有此余之所嗜
也蓋聲名富貴非有力不可致而世之嗜之者衆是二
物者不待有力可致而世之嗜之者少故余得而擅之
噫此遁世避俗者之高談也或曰休文讀書通古今善
屬辭縱使老窮不遇猶當蕭然陋巷求顏子之所樂今
乃着華陽巾黃練衣修老氏之道與窮猿野鶴爲友壤
美質而離本性曷不返初服乎僕曰不然昔賀監知章
妻相公輔晚節皆求爲道士而不可得夫士以不降志
辱身爲高二子仕至鄉相始欲以其已降之志旣辱之
身自附於幽人勝士孰若高蹈遠引於未嘗降辱之先
哉僕婚宦二十年所就何事依違俛仰有愧休文多矣
方將從休文入山顧恐俗狀已成雲見之歛態泉見之

閱聲休文見之而閉關也况敢輕議休文乎休文楊氏
名至質豐城人

古田縣廣惠應行祠記

廣惠應行祠者縣令劉克遜之所作也初嘉定丙子
邑人即縣西隅為惠應祠未幾遷於溪南草創數楹旁
設廣惠香火封爵同而位置異觀者病焉紹定己丑冬
積雨妨穫令禱祠下輒霽時劔邵不靖聲搖邑境徐村
頑民效尤竊發前一夕西尉詣葛珏夢神告曰賊至矣
寤以告令為備及領兵搏賊詣祠乞靈穆卜龜從賊果
就縛於是令尉議辟故址作新宮合祠二神丞洪某主

簿某東尉某洎士民咸樂助明年八月落成廣惠居東
惠應居西論其世也使來徵記余惟聖人譏諂祭古者
祭不越望魯可以祭泰山楚不可以祭河今夫桐川昭
武之神而食於福之支邑無乃非古誼歟然嘗論之具
仁義禮智謂之人稟聰明正直謂之神均是人也有一
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惟神亦然故有能驚動禍福
一方者有功被海內澤流後世者有歆豚醢酒之薦
者有歲食萬羊者有依草附木以惑人者有被袞服冕
極國家之封冊者今二神之祀起漢隋訖今日繇江浙
至閩粵綿綿不絕比比相望豈非聰明正直之尤者乎

豈非功被海內澤流後世者乎然則祭之非諛也雖不在其望非越也祠因官亭廢基捨隙地以增益者謝某劉令莆人值時多虞拊民有恩境內稱治凡費舍廩廡郵傳津梁繕葺一新行祠特一事耳洪丞番易人三洪之後某簿某郡人某尉某郡人諸葛尉溫陵人以捕賊功改京秩將用於時矣皆可書也

新修三步泄記

瀕海之田皆依隄爲固名曰長圍昔人於圍內疏塘以灌溉而北洋九十塘焉塘皆有泄所以嚴縱閉也曰三步塘者距海僅三步地勢卑薄脫遇淫雨外潮內潦隄潰泄隙自嘉定辛巳至紹定庚寅官敷民錢亟築亟壞辛卯又壞太守溫陵曾公用虎歎曰民之財有限水之患無窮長圍千餘丈可使有罅缺乎上腴數百畝可使化瀉鹵乎於是判官趙汝茨奉檄修廢浮屠宗與宗超被選董役用椿杙大小二千四百五十竹落一千二百三十四草千檐夫千人竹木草皆依市估夫皆支儻直錢皆出郡帑而民不知事一毫錢一孔皆咨於元僚付之兩衲而吏不預明年孟春告成長二百六十尺深三十餘尺噫公之力勤矣而塘民猶曰未也內基雖固外捍不密父將復圯請築石爲二馬頭以禦潮又曰它塘

率有澹租而此獨無公立行其說築馬頭擇守僧且取田於廢庵以贍焉凡泄之費若干繕馬頭之費若干繕庵之租若干斛塘民德公之賜相告語曰今之牧守二年而去處二年之暫而慮百世之遠難也不敷種於農難也不誅費於僧又難也昔鄴中渠成邑思西門鴻隙陂壞郡怨方進然則便民之與病民也興利之與遺患也非特有智無智之異亦仁與不仁之判歟夫智敏而易効仁久而見思敏而易效能吏之事也久而見思循吏之事也公治郡有異績如甃其城大修水利余所記者特三步泄一事云

興化軍新城記

莆爲郡且二百年猶不克有城皆曰樂土也緩事也一日盜起汀邵它州皆增陴浚隍惟莆四封蕩然破靡不闔未幾盜復南侵勢且及境富家窖寶物窶人挈空身咸欲潰去郡人陳公宓始倡板築之議士民和之臺郡是之會王侯克恭病委其責於通守趙君汝監事方有緒而王趙相踵即世趙侯汝固始至顧郡力已屈則拜疏求助于朝有旨賜祠牒五十未至而趙侯去陳公與郡人太息曰城其中輟乎於是天子擢曾侯用虎知軍事侯博訪于衆或謂城庫且薄不足恃或謂費雜且廣

無以繼侯奮然曰庠者可高也薄者可厚也役不可以已也且吾患無政不患無財益市木石益僦工徒先是官畫丈尺俾僧幹築僧有能否有勤惰而官無賞罰侯斥逐其不勉者向之苟簡悉趨堅好既成長一千二百九十八丈高一丈八尺表裏以石覆以磚五門樓堞丹堊煥然憑高望之鉅麗突兀疑化人之所爲畫史之所摹也凡用石以丈計者五萬七千一百七十二甃大小六十七萬八百夫五萬一千四百糜緡錢二萬四千六百七十七楮幣六萬六千八百內楮四萬朝家所盼錢楮各千漕臺所助餘悉出郡帑昉於紹定三年之春沆於四年之冬蓋三百年不克爲者一朝而就然則城果緩事乎樂土果可常恃乎夫敵無脫有備者勝國無小善守者全樂毅能下齊而不能拔莒即墨之二城佛狸能飲江而不能克盱眙之孤壘往事之明驗也先朝懲儂寇之患城廣城邕城桂領海之民始奠其居嘉定鑿開禧之迹大城江北樓櫓相望然後並邊郡邑各能自立近事之已効也玩常而忽變喜逸而憚勞華元之謳子罕之扑人之常情也以習安爲懼以恃陋爲戒墨程之智子囊之忠侯之盛心也侯治郡尤清苦省逢迎之厨傳罷游觀之土木獨民間有大利病必勇於興除不

以役巨費夥而沮城成之明年歲豐盜熄乃下令蠲夏稅一年以搏節之贏代輸噫侯知築是城又知所以守是城矣初役之興陳公取盡力且率大夫國人各相斤斲其後通守趙公判官趙君汝茨與有勞焉莆人喜守備之固美公之勤復悲陳公之不及見也某亦版籍一民貲不足以豪鄉閭力不足以荷畚鍤茲獲以筆墨小技記事之成顧非幸歟

重修太平陂記

曾公守莆惠民之政不可殫紀水利最鉅曰太平陂曰三步泄曰陳霸斗門陂功最鉅始為是陂者趾石中流韓溪右注遡山逆行翼以岸塍導以圳溝長二十餘里溉七百頃然沈石于淵石微罅則址顛激水入港水暴決則岸頽農失膏潤官莫顧省公聞而慨然召莆田丞陳君告曰陂塘非若職乎丞曰敬受教起去冬迄今春圯岸頽崇淺溝倏深出新智為散水石巨室罅衛址塍用石尤多或謂松性宜水寘松於裏飾石於表可省費公曰木不壽於石明矣悉易巨石錢出公家者百五十萬僦夫六千不以煩民郡人更名曾公陂既庵以祠公復屬筆於余俾記顛末余聞物之成壞存乎數慮之疏密繫乎人三板之城可以不沒千丈之隄有時而潰昔

獨欲發僚吏奮筆塗書判長官一舉手輒從滂掣之俸嘗橫矣及其久也有按察之名無事權之實更以督經總制錢為職業籌筭喪雅道敲朴敗清思司存冷落吏民侮玩遇事至前謙巽退避自托於聾永者皆是也然則昔也惡權之專而惟患守之不分今也病權之分而惟恐倖之不削亦其勢然歟君於經總制至其額而已不求豐以示能於郡事叶其長而已不立異以銜智公退則靜坐一室讀書觀畫風日佳時或携賓客以登臨山水追逐雲月為樂雅道未嘗喪清思未易敗也堂之役實寶慶三年門之役實紹定五年陳君名振孫趙君名汝駒皆永嘉人

聽雨堂記

天下之至音非靜者不能聞至樂非定者不能知也風之琴然也水之淙然也嘯之嘈然也入於耳同也然南郭子綦以為天籟元結以為全聲阮籍以為鼓吹為鳳音得於心異也何也躁之不如靜也動之不如定也雨之為聲至矣而聞者鮮焉兄弟群居之樂至矣而知者鮮焉昔之人有以絲竹陶寫為樂者有以朋友切偲為樂者絲竹托於物之聲也人也雨自然之聲也天也朋友取諸人之樂也外也兄弟修於家之樂也內也今天

人修陂之田爲是設也紹興復田八姓之力故陂事迭
主之八姓皆有私田於陂知護田則知愛陂矣百年之
間八姓盛衰不常於是有私田盡去而視陂田爲券內
置陂惠於度外者公按其籍歲得穀一百六十九石錢
四十一千各有奇曰果修陂此足矣呂田屬囊山寺陂
正一人幹一人以庵僧充甲首長工各二人歲給錢穀
一如舊約租之出納陂之修廢在八姓不可問在僧可
覆也公之慮遠乎哉夫循吏遺迹之在天下其衆余足
歷目覩如桂之靈渠本秦史祿號史祿渠廣陵之三塘
本漢陳登號陳公塘由秦漢至今千餘載世代殊異權
位銷歇二邦之人尚稱思故侯名氏不已此豈有所諂
畏而然歟它日云曾公陂者猶是矣公名用虎溫陵人
仁而明丞名子頤三山人敏而勤宜特書大書寓士林
尉起犀釋智上法均皆竭勞於陂宜牽聯得書

重修通判廳記

倅治創於崇寧葺於淳熙歲久頽圯滋其舊即東廡爲
門坐則面牆陳君伯玉僅新其堂它未暇及趙君野翁
既至則曰廳庠於堂門設於廡非制也乃命高棟礎增
舊基而聽益明敞撤屏蔽達通達而門始端直面勢巍
然官府以尊自國初置倅與監司太守俱名按察異時

大衾長枕短檠細字漏斷人寂墮倡篴和當此之時溜
於簷滴於堦者如奏簫韶如鼓雲和靜者聞躁者不聞
也定者知動者不知也此吾友野翁名堂之意夫近世
言友愛者推蘇氏其聽雨之約千載之下聞之者猶淒
然也抑蘇氏能爲此言也非能踐此言也余嘗次其出
處而有感焉方老泉無恙二子娛侍家庭講貫自爲師
友竊意其平生聽雨莫樂於斯時也既中制舉各仕四
方憂患齟齬契闊離合於是聞雨聲而感慨矣中年宦
達宴寐早朝長樂之鍾禁門之鑰方屬於耳而雨聲不
暇聽矣歲晚流落白首北歸一返陽羨一居頴濱聽雨
之約終身不復諧矣故曰非能踐此言也今野翁兄弟
俱以才業光顯于時雖爲是堂余恐其騎馬聽雞之時
多對床聞雨之時少願刻鄙語於堂上暇則覽焉蓋惟
靜可以聞此聲惟定可以知此樂惟早退可以踐此言也

陳曾一史君生祠記

紹定癸巳郡人作長樂陳公溫陵曾公生祠于譙樓之
東揭美績懷賢牧也初陳公以寶慶丁亥出守在郡財
數日而去然崇風化肅紀綱訪故家禮名勝精采一變
威愛並流民到于今稱之去之三年盜泯汀泗曼延劔
建名城壯邑相繼失守陳公孫延平牧爲招捕使爲提

點刑獄毅然以一身爲吾閩百萬生靈請命上帝躬擐甲胄大小百戰巢穴掃清孽穢夷人皆知上四州賴陳公而復安而不知下四州非陳公而幾危也先是盜攻陷泉之支邑下四州之人驚曰吾屬無噍類矣陳公命別將李僊提偏師南下道與泉抵漳汀盜始潰去蓋上四州力戰而全下四州不戰而全謂陳公尤有大造於下四州非歟昔齊相立攘戎之功夫子與微管之歎此言必傑出之才而後可以拔擢流之旤也陳公有焉朝廷深原致盜之本旌拔良吏曹公實來剖符其治有陳公之風保境衛民郡以無警浚陂築壘農不知役吏

蠹民瘼燭見度隱山偷海劫鉏去根尤善良吐氣豪猾破膽教令清明上下信伏乃行寬恤之政蠲三縣紹定五年夏稅萬七千緡旣而曰惠及於有田者而已以不濟寺穀四千斛計口予民代編戶出徭直九千緡冬寒散貧民錢四千緡各有奇旣而又曰惠及於民而已庠序有餽卒乘有犒恩意益周匝矣秩滿上報其代曹公於民愈無馱數取六年夏稅半蠲之莆田下戶萬九千全蠲之且立社倉以遺後人其節用愛人損上益下合於經旨昔季康子患盜夫子告以不欲此言豈生於欲而無欲者固盜之所畏也曾公有焉會陳公自建帥選

曾公自莆牧建在朝在野翕然以爲曾公之宜代陳公也於是莆人聚而謀曰盜之方熾戡定之難盜之甫息綏靖之難陳公戡定於前曾公綏靖於後皆稱賢牧皆有功德於是邦今其去我吾儕小人其忘之乎或曰合而祠之可乎或曰生祠非古也余曰淫古者一至之見懷惠者衆多之情慕宋璟之介不如爲朱邑之通仆廣人之碣不如聽桐鄉之祀况莆人之於二公漸被教化沐浴膏澤自有不容釋者持一至之見俾衆多之情不可也雖然二公方擁麾鉞居權位亦無怪乎或者之云尔千百世之下是祠也與石室之文翁峴首之叔子相爲長久將有升堂而起敬讀碑而墮淚者至此而後可以觀人心焉

興化軍創平糶倉記

平糶倉者太守寶章曾公之所作也公在郡三年蠲弛予民以鉅萬計至是復捐楮幣萬六千緡爲糶本益以廢寺之穀寺之產及五貫而糶民不與也倉之政擇二僧而付吏不與也糶視時之價不抑也糶視糶之價不增也別儲錢楮二千緡備折閱又撥廢寺錢歲三百緡供糜費歲儉價長則發是倉以權之歲豐價平則散諸錢易新穀以藏焉其纖悉載規約而建置大指如此郡

人驩呼雷動更相賀曰異時富家南船迭操穀價低昂之柄以制吾儕之命今公爲民積穀五千斛富家之仁者勸鄙者愧南船亦不得而擅龍斷之利矣非可賀也夫先王委積之法遠矣孰而歛飢而散李悝之法也賤而糴貴而糶耿壽昌之法也今之常平是已貸其本取其息荆公所謂周官之法也今之社倉是已然良齋魏公猶以二分之息祭朱文公以爲祖金陵之餘論公爲是倉忠厚惻怛有常平不費之惠無社倉取息之謗純乎仁義而不以一毫霸政參之矣或曰不有常平乎曰常平之遇歲豐也不易而腐也易而無所受也是倉則不然其易也無害於僧也其糶也有利於民也常平以使者典領使者去民遠而不時發也郡縣去民近而不敢發也是倉屬於郡而不屬於使者也掌乎僧而不掌乎吏也守以規約而不守以文法也廣先賢之遺意輔常平之不及不在茲乎或又曰良齋之論高矣美矣其後良齋之倉先廢而文公之倉不獨建人守之往往達於天下郡邑則以二分之息扶之故也乃若有本無息日消月磨本竭而倉敗矣曰別儲之錢爲是設也昔無倉而今有倉公之惠也修其政無使之壞養其本無至於竭後人之責也立法而過憂後日之必弊則法不可

立矣爲善而逆慮後人之不能繼則善不可爲矣公將奉使江右顧瞻舊邦眷焉不忘其待吾民厚也若夫潤澤之以俟君子其待後人尤厚也公名用虎溫陵人倉於作院廢址以紹定六年季夏落成聽事中敞兩教對峙屋皆三間垣廡宏壯莆田丞陳子頤實贊其議蒞其役二僧住囊山者曰智上住華嚴者曰法均云

福清縣創大參陳公生祠記

紹定三年某月某日詔罷福州福清縣稅陳公貴誼之請也時公以從橐侍經筵間爲上言臣之鄉邑土瘠俗貧物貨不產商賈靡至其民皆墾山種果菜漁海造鮭蛤之屬以自給海口鎮在縣之東劣有墟市縣民之適鎮者鎮民之至縣者不過各負挈所有以相貿易既稅於鎮矣徑港在縣之南又置寫稅焉又稅於縣焉是二十餘里之內凡三稅也不已重乎臣嘗訪求其故稅錢之隸縣者日止數緡隸州與漕者月各四十緡而已官府之大利源之廣豈與赤子較此毫末哉臣以爲罷之便玉音欣然即可其奏邑之父老旣扶携聽詔歌詠聖德復相與像公而祠之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唐人亦云捕蛇之不幸未若復賦之不幸悲夫天下之不仁至盜而止復有不仁於盜者乎天下之毒至蛇

而止復有毒於蛇者乎此儒者之篤論而聚斂之臣所未嘗講也故人主必親近儒臣然後聞正大之言然後功利之說莫得而進公之建是言也非私其邑之人也儒者家法然也齊設衡麓舟鮫之官以籠山海藪澤之利姑尤聊攝之人羣起而詛尹鐸爲邑減其戶租晉陽之人卒懷其惠衆之爲是祠也非私公之賜也民之秉彝然也初嘉泰壬戌公之先太師內相嘗有此請其議中格至公乃緒成之公家世邑人也去而僑於武康居畿輔之近而不忘鄉井之遠處旃屢之邃而深隱閭閻之患其父子間議論風旨如此所謂世載其德者歟所謂必百世祀者歟雖然建一議畫一策近臣之事也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大臣之任也天下郡國之廣不止一方民生疾苦之多不止一事公方坐政事堂與吾君吾相汲汲共圖之矣吾儕小人何足以知之

漳州代輸丁錢記

民年二十至六十輸丁錢自五季始罷之自祥符始獨漳泉興化錢先折米不克罷蔡公襄龐公籍踵使閩俱條其害議格不行龐公後相皇祐竟奏減三郡所輸有差未幾米復爲錢端平元年趙侯以夫建言丁錢宜罷

父矣顧歲額萬七千緡隸于漕守不得專而况民以全
繼輸官以半楮發此官不欲罷也年甲付吏手糜費等
正錢此吏不欲罷也官吏規近獲民被長患深可嗟閔
以夫嘗會州家常賦外有廢刹租利錢所入不下丁口
之數舊以充橐裝篋實者今朝廷大明好惡表廉黜貪
賄道求絕請以此錢爲民代輸安撫使真公某大漕表
公某聞而擊節上于朝曰漳州此舉可爲分符守土者
法詔可其奏侯俾余記之余惟取民易予民難陳洪進
創立之賦循襲二百餘年中更賢牧守何啻數十公而
不能革豈以爲既取而不可復予歟至侯乃本先賢遺

意去漳民痼疾亦會天子方用儒相力行仁政而連帥
部使者皆以德選故侯所請朝奏而暮報也使侯而不
遇此時雖請且不得達雖達不過下其事有司彼桑大
夫固不主賢良文學之議而爲觀察使者未必通陽城
元結之意又不過非笑以爲迂闊而已夫因不必因之
法誤也然因之以至如此之久余以是知取民之易也
革不容不革之弊宜也然革之必待如此之時余以是
知予民之難也始侯下車鄰寇猝至四封生警諸道之
兵會于漳調度繁興應之裕如生禽其渠檻以獻勞賜
吏士費以千萬民不加斂而猶有餘力及斯事然則世

之謂郡縣空乏不可復措手者其果然歟

登聞檢院續題名記

前記起紹興庚申迄紹定壬辰凡九十三年自王君習至孟君點凡八十八人石盡而繼之者未暇續也陳君瑤始與陳君績議礮石為後記惟古今之官不同而登聞檢院者本先王設鼓立木遺意不已重乎嘉定以來當路諱言箝結成風天子患之布衣某人詣甌上書有司以休沐不即受被譴左遷矣然物情顧望猶未丕變於是英斷赫然更化改元舉相去凶下詔求言在廷之士畢輸忠謹下至草茅人人知上意封事輻湊語或激

訐上亦不以為忤親洒宸翰申命近臣差擇而施行焉於乎聖矣哉先朝大人得言事監門論新法縣佐議儲貳諸生諫花石若是者不可殫紀上方脩復祖宗故事思拯時弊博通下情君當是時居是官日閱天下章奏豈無鄭俠婁寅亮鄧肅之流其亟以告諸朝表而出之使後之人指君名氏而言曰是能助端平天子開言路者

華亭縣建平糶倉記

環吳會為邑者百數以華亭為大詣銓曹注令者千數以華亭為難琴堂常虛席莫敢就有就者世輒目以竒材余行四方聞某縣蠲某賦某縣革某敝昔難而今易

者往往有之而華亭之難自若蓋竭一縣財粟盡輸之州
通天下之縣皆然至於亭也倉也與社稷並而不敢廢雖
其周陋猶存其名惟華亭併常平義倉之名而廢之噫其
難至是歟餘姚楊君瑾奉辟書館銅墨竟內稱治上下信
服君喟然曰吾儒者也受子男之封任芻牧之寄詎可以
善事上官不得罪巨室為職業乎去歲夏五民苦貴糴邑
無粒粟歛於諸豪吾心愧焉會常平使者曹公函修舊法
太守趙公與憲奉新書歲留米五千石於縣華亭於是乎
有義倉君曰二公所以惠吾縣者至矣然歛散之權令不
得專吾將有以輔之取樽節餘錢一萬緡糴三千石規縣

東為屋五楹別儲之華亭於是乎有平糴君昔王介甫嘗
恨士大夫不能講先王之意以合於當世之故余每歎其
言之善而又病其太高夫常平創於漢義倉昉於隋士大
夫不能講漢隋之法以合諸當世者有之矣况遠而又於
先王之意歟顧壯哉縣生民之繁貴豪之衆水旱凶荒之
備一日不可闕者相承百年莫過而問必待下有賢令上
有賢監司太守而後奉行然則一之望一不其愈難歟君
既在端平循吏之目滌華亭難治之謗而墨交上有旨陞
擢暮月之間績狀如此使及其封而究其所以可書者何
止一倉余又將秉筆以從

序

甲申同班小錄序

合天下選人至多也合天下京狀至少也以至少之數待至多之求難矣况夫修爲繫乎人遇合繫乎天在人者可勉而在天者不可徼也噫愈難矣蘇明允有言蒞官六七考求舉主五六人誰不能者病其濫之易也然自明允爲此言幾二百年士大夫未有以改官爲易者何也蓋慶曆以來薦舉之制加密矣敏者十年滯者或三四十年而後得預於歲引之數夫惟選之濇故賢路通得之難故人情勸試之久故民事練由今之濫足矣烏得尚膠前論哉嘉定甲申春上臨軒引陳誠之等故事有題名小錄因著其說於篇首以侈上恩勵同志云

和平志序

代人

舉一世所共榮者曰科目曰官職曰世家而已然是三者絕續晦顯常不可必其或絲延一二百載絕而復續晦而復顯則通天下以爲罕見矣夫舉一世所共榮通天下所罕見而萃於一州一邑謂之甚盛可也况萃於一里乎和平里在邵武縣之南鄉里有危氏上官氏黃氏上官氏尤盛自景祐至嘉定此三姓擢進士第者千餘人

入太學預鄉賦累累不絕書起徒步至顯官因而傳子孫爲世家榜籍送書衣冠襲起者不可以數計也烏虜盛哉然以科目官職世家定榮悴盛衰蓋近世俗人之論吾聞古之君子所謂歿而不朽者不在是也上官氏對策熙寧不附新法晚入元祐黨籍其子留守汴都不屈於虜而死二公所立如此近於天下之善士矣豈特足以重吾里哉先民有言誰謂華高企而齊而旣以自勉且勉里人

送陳東序

金華葉潛仲君子人也曩仕于撫予捧檄至焉始定交後十年予從事廣西經略使府潛仲適佐漕幕嶺外少公事多暇日予二人游釣吟奕必俱神崖鬼洞束縕盲進唐鏡宋刻刻苔疾讀登巘放鶴俯漱呼龍平生樂事莫如挂州時也旣而予二人考舉及格同日出嶺潛仲還發予歸莆乃聞潛仲病卒悲夫尚忍言之陳君子東潛仲客也忽携潛仲手鈔詩卷相訪又出潛仲之子字天啓者詩十數首字畫句法遂逼乃翁嗚呼潛仲可謂能教子矣子東惓惓交誼語潛仲平生輒忼慨涕下烏虜潛仲可謂能取友矣昔人云生子當如孫仲謀殆爲天啓發也又云見元賓之所與如見元賓殆爲子東發也

劉圻父詩序

余嘗病世之爲唐律者膠攀淺易僭局才思千篇一體而爲派家者則又馳騫廣遠蕩棄幅尺一嗅味盡麻沙劉君圻父融液衆格自爲一家短章有孔鸞之麗大篇有鯤鵬之壯枯槁之中含腴澤舒肆之中寓摯斂非深於詩者不能也矧其貴山林賤城市視蟬冕如布衣見朱門如蓬戶靜定之言多躁動之意少庶幾乎冲澹以自守遺佚而不怨者矣雖然文以氣爲主少銳老惰人莫不然世謂鮑昭江淹晚節才盡余獨以爲氣有惰而才無盡子美夔州介甫鍾山以後所作豈以老而惰哉余幼亦酷嗜歲月幾何頽髮益蒼事物奪其外憂患攻其內耗亡銷鑠不復有一字矣圻父幸在世故膠擾之外爲事物憂患之所怨養氣益充下語益妙它日余將求續集而觀老筆焉

送高上人序

儒詆釋爲夷教義理一也豈有華夷之辨哉吾聞身毒天竺諸國皆有城郭君民其法度教令雖不可得而詳竊意其殺忠孝而禁悖逆大指無以異於中華不然則其類滅而國墟矣如世所傳賢沙黃檗之事在人爲悖子在物爲梟獍非特中華之所禁固身毒天竺之王之

所必誅者也凡釋皆宗釋迦彼以王子之貴當國統之重不逃則不得去若夫賢沙黃磔民也不逃親亦可去既逃之又棄之又絕之視其親凍餓轉死終不與粒飯匕藥噫其不識罪福甚矣高上人禪價重東南慨二師之被誣著論力辯痛先親之暴露飛錫歸窆築慈母庵思親精舍焉國家之於孝子小則饋酒餼大則旌門閭獎之至矣然古今孝子不多見民而孝世以爲祥瑞矣釋而孝非祥瑞之尤乎高縣人也予縣令也將饋之酒餼高齋素將請于上而旌其閭高無家烏虐吾無所用一情矣於其行姑書此附于西山先生贈卷之後

陳敬叟集序

寶慶初元余有民社之寄平生嗜好一切禁止專習爲吏勤苦三年邑無闕事而余成俗人矣然少走四方狂名已出邑中騷人墨客如陳敬叟劉圻父游季僊輩往往辱與之游主人詩律久廢不復有一字常命小史設筆硯觀衆賓賦詠以爲樂嘗評諸人之作圻父得之夷淡而失之槁乾季僊得之深密而失之遲晦惟敬叟才氣清拔力量宏放險夷穠淡深淺密疎各極其態不主一體至其爲人曠達如列禦寇莊周飲酒如阮嗣宗李太白筆札如谷子雲行草篆隸如張顛李潮樂府如溫

飛卿韓致光余每歎其所長非復一事既解銅墨歸卧
山中五六年谿上故人獨敬叟書問不絕其交誼又過
人如此一旦緘其橐來曰爲我序之嗟夫余何足以知
君哉追念昔者會集諸君銳甚頗哀余衰猶能鼓旗助
譟其旁今志氣銷磨由衰至竭敬叟未知其然顧方援
麾挑戰余遠望之悲傷感慨殆如伏波曳足土室中矣
嗟夫余何足以序君哉敬叟名以莊穀城黃子厚之甥
故其詩酷似云

瓜圃集序

近歲詩人惟趙章泉五言有陶阮意趙蹈中能爲韋體
如永嘉諸人極力馳驟纔望見賈島姚合之藩而已余
詩亦然十年前始自厭之欲息唐律專造古體趙南塘
不謂然其說曰言意深淺存人曾懷不繫體格若氣象
廣大雖唐律不害爲黃鍾大呂否則手操雲和而驚颺
駭電猶隱隱絃撥間也余感其言而止二友翁應叟尤
工律詩集中古體不一二見無乃與余同病乎然觀其
送人去國之章有山人處士踈直之氣傷時聞警之作
有忠臣孝子微婉之義感知懷友之什有俠客節士生
死不相背負之意處窮而耻勢利之合無責而任善類
之憂其言多有益世教凡執慢褻狎閨情春思之類無

一字一句及之是豈可以律詩而槩少之耶蓋應叟晚
爲洛學客游所至必交其善士尤爲西山真公所知其
詩有自來矣既沒數年子元孺始請余序其集夫作詩
難序詩尤難小序最古最受攻至朱文公始盡掃而去
之而詩之義自見詩之顯晦不在乎序之有無也決矣
嗟乎作詩者何人歟鴟鴞七月周也棠棣召穆公也頌史
克也祈招祭公謀父也黍離周大夫也皆古之聖賢也
謂小序不足以知古聖賢之意則有之矣至於寺人傷
讒女子自誓蟋蟀譏儉碩鼠况貪與其它比興風刺往
往出於小夫賤隸之口涂之人猶知之而况子夏孔門
之高弟衛宏漢世之名儒乎以高弟名儒之學問而有
不能通匹夫匹婦之情性若余者其敢自謂知朋友之
意乎雖然交游三十年一死一生問其人則曰未詳也
問其詩則曰未達也其又可乎乃述所見於篇首顧余
文未必能重應叟之詩應叟之詩或足以重余文也應
叟名定別字安然瓜圃其自號云

退庵居士集序

自先朝設詞科而文字日趨於工譬錦工之機錦玉人
之攻玉極天下之組麗瑰美國家大典冊必屬筆於其
人焉然雜博傷正氣締繪損自然其病乃在於太工惟

審易三洪筆力浩大不倍於記問不縛於體式士之得其門者寡矣退庵居士陳公某文安公之壻著名淳熙中某生晚不及識公得其遺文十五卷讀之歎曰是提孤軍與三洪對壘者夫文不能皆工故曾子固劣於詩溫公自言不習四六公儷語高妙殆天畀不可學詩簡而遠近而深有味外之味古文鍛鍊精粹一字不可增損在人其禮法之士在兵其節制之師歟某嘗恨古今詞人往往詞勝理華過實公啓以包呂勉中司以東南民力竭規總餉書上內相謂文人多托文以濟姦上執政謂貧賤憂戚非造物之見厄其識度操守如是使公有言責必不受風旨供副封掌封駁必不奉行中批內降代王言必不擲筆而發名節掃地之歎而年纔五十仕止提轄文思院世未知公身沒言立往往惜其不貴且壽此豈足以論公歟初密學公閩人其後徙浙嘗作研銘使廣東者公之父也今以詩書禮樂帥江西者公之子也奕葉顯融而浙中僑居茅竹數間僅通戶牖帥鼎貴而不忍改築曰吾先君子之廬也於乎亦足以觀公家法矣

文軒先生集序

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先生乾淳間大儒國人

師之朱文公於當世之學間有異同惟於先生加敬于
特朝野語先生不以姓氏皆曰文軒晚爲中書舍人中
批某人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先生封還曰輕臺諫蓋
科目矣天子知先生决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不拜而
去其孝問名節如此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然
先生孝力既深下筆簡嚴高處逼檀弓穀梁平處猶與
韓並驅在時片簡隻字人已貴重今其存者如岵嶼之
碑岐陽之鼓矣初先生爲布衣已負重名後貴顯于朝
愛先生者皆以晚節爲憂及西掖去國然後以成公喜
曰過江以來未有也烏虜修而至於先生而前輩責備
之嚴如此則凡修而未至於先生者其可以無日新之
德乎其可不畏晚繆之譏乎向使先生希旨書行必根
著不去爲李嶠爲張說先生一奮其決遂爲李藩爲袁
高義利萌於一念芳臭分於千載故余讀先生之書重
有感焉先生歿六十年微言散軼復齋陳公某所序者
僅十之二三外孫方之泰訪求哀拾彙爲二十卷勤於
李漢趙德矣東陽范侯鎔欲銀梓會追上印不克就毗
陵張侯友乃緇而成之余二大父實率鄉人以事先生
者也序非通家子弟責乎敬不敢辭

野谷集序

趙漕汝鎔

古人之詩大篇短章皆工後人不能皆工始以一聯半句擅名頃趙紫芝諸人尤尚五言律體紫芝之言曰一篇幸止有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未如之何矣其精苦如此以余所見詩當繇豐而入約先約則不能豐矣自廣而趨狹先狹則不能廣矣鷓鴣七月詩之宗祖皆極其節奏變態而後止顧一切束以四十字可乎明翁詩兼衆體而又徧行吳楚百粵之地眼力益高筆力益放卷中歌行跌宕頓挫劇蛟縛虎手也及歛爲五七言則又妥帖麗密若唐人鍛鍊之作訂其品自元和大曆溯于建安黃初者也余舊聞明翁工詩而尤自珍閱數出鄙語挑戰明翁終閉壁不出晚歸後村明翁自番禺鈔新舊藁覽寄嗟乎余幼交明翁白首始見其詩蓋其深厚不事銜鬻立身行已皆然不獨於詩然也余每自謂粗知明翁今思昔之知明翁者淺矣余知明翁而明翁不輕示余如此詎肯爲不知者出哉野谷明翁別墅余在郡日淺未及往游而去此一卷詩最佳末寄園丁四十字韻尤高妙

賈仲穎詩序

永嘉多詩人四靈之中余僅識翁趙四靈之外余所不及識者多矣賈君仲穎余所未及識者之一也君生風

雅之國爲社友所推不問可知其詩矣趙幾道王德嘉兄弟人物如璧君與之友又可知其人焉賈氏自太傅爲西漢文詞之宗至以詩名於盛唐島鳴於晚唐君豈其苗裔歟觀其大篇氣力雄拔音節頓挫吊湘賦鵬之遺五七言如燈花寒影裏詩句雨聲中如盡開牕戶容秋月徧倚闌干看晚山舍人司倉得意句也君雖不遇以死子嗣其業以行藝貢于鄉信矣賈氏之多才子耶

水木清華詩序

平海軍節度推官聽事之西有泉有梅肅翁采昔人詩語以水木清華扁其齋寓士同僚從而詩之者若干人余病痺不出戶限既不能越邑從君游詩律久廢呻吟絮月又不能就一字惟古詩有大序有小序蘭亭詩右軍爲序桃花園詩太白爲序石鼎聯句退之爲序聚衆作而一人序之其來舊矣傳曰木水之有本原肅翁其有本原者乎然則孰爲本肅翁以詞賦魁天下集英對策第四而無矜色無驕志小心問學謙虛求益此本也孰爲原夫泉民俗富饒賈胡走集之地仕者鮮不染指肅翁居其間獨不爲珠犀點沈此原也本盛則末華原澄則流清蓋清者可以範俗華者可以節治矣

張尚書集序

國朝用人尤嚴資格乾淳間天子益厭拘攣稍於科舉之外擢士張公栻魏公掞之以經行進韓公元吉王公秬劉公孝建陸公游以文章用其餘起山林遺逸由故家子弟遇合光顯者不可殫紀故戶部尚書倭齋張公蓋當時親擢之一也公之學授於家庭又所交皆天下賢雋而仕當朝廷極盛之時故其詩冲澹和平可薦之郊廟非如孟郊賈島鳴其窮愁而已牋奏溫潤麗縵可施之典冊非如陳琳阮瑀工於書檄而已在上前論議或累牘或數語詳而貫於理簡而周於事鑿鑿乎有用之言也初公在州縣故相正獻陳公鄭卿景望趙卿德莊爭以文墨薦及後宦達更以才業顯為漕總為司農太府為版曹長貳皆金穀要劇之任考其奏篇如論坊場額重和買價高又欲取郡縣十年以來創增之賦剗除復舊晚牧婺州遂以蠲租賦歛於是掩卷而作曰此固文靖之心法而張氏之世德歟彼以文譽公者特見其外爾至以才稱公者亦豈足以知其內哉莆田使君公之孫也詞學亢宗儒雅飾吏旣修泮宮刊艾軒集廼取家集而併傳焉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公可謂能似文靖矣使君可謂能似公矣某先君子嘗游公父子之間使君有命曰吾子宜序先集某敬拜曰諾

王南鄉文集序

余發番禺送者系路秋暑猶在宿醒未解坐舟中如炊
甑偶得順風張帆伸首蓬外紫翠插空舟人曰羅浮山
也意稍舒豁明日縣尹王旦携其先大夫義豐公遺文
五卷示余讀之終編渙然如甘露之蠲渴灑然如清泉
之濯垢也可謂能言之流矣蓋公之言曰文惡蹈襲其
妙在於能變惟淵源者得之豈惟文哉議論亦然故公
之諸文變態無窮不主一體論事必攷古今據義理不
祖舊說詩高處逼陵陽茶山四六佳者不減汪棊如王
景文集序醉文雖歐公於子美曼卿不能加矣謂中興
頌異於仲尼諱魯之義謂歸來辭作於劉裕篡晉之先
世之同結而不敢異蓋潛而失其實者所未知也公襄
敏諸孫常自稱將種南宮對策乞都建業零陵封事論
一馬可贍五兵宜罷推馬晚守濠梁請復曹瑋方田修
种世衡射法而仕止一麾朱文公嘗歎公之材略已所
不及而不盡用世必有任其責者余讀公之文悲公之
志乃取文公之語冠之編端以行于世且以慰公之子
焉公名阮字南鄉義豐所居山名

石塘閑話序

六記百詩寒齋所著摠曰石塘閑話蓋大藏五千餘軸

傳燈千七百人精英骨髓盡在是矣然佛學起於六經諸子之後其說竒特孤行於天地間有何不可至李習之柳子厚稍引易論語莊列之書以印證之此乃儒者不能自守求附於佛非佛之不能自立求助於儒也余聞佛之妙在於離言語處拈花面壁豈有句義可詮註哉其後話頭百千則語錄五車亦太繁矣夫方書不爲扁鵲設圖訣不爲奕秋設泥方凡醫也按圖低棋也善讀寒齋書者更高着眼目

竹溪詩序

唐文人皆能詩柳尤高韓尚非本色迨本朝則文人多詩人少三百年間雖人各有集集各有詩詩各自爲體或尚理致或負材力或逞辯博少者千篇多至萬首要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爾非詩也自二三鉅儒及十數大作家俱未免此病乾淳間艾軒先生始好深湛之思加煅煉之功有經歲累月繕一章未就者盡平生所作不數卷然以約敵繁密勝疎精揜粗同時惟呂太史賞重不知者以爲遲晦蓋先生一傳爲網山林氏名亦之字學可再傳爲樂軒陳氏名藻字元潔三傳爲竹溪詩比其師槁乾中含華滋蕭散中藏嚴密窘狹中見紆餘當其燃鬚搔首也搜索如象罔之求珠斷削如巨靈之

施鑿經緯如鮫人之織綃及乎得手應心也簡者如蠹魚小篆之古協者如韶鈞廣樂之奏偶者如雌雄二劍之合天下後世誦之曰詩也非經義策論之有韻者也初艾軒沒門人散或更名它師獨網山樂軒篤守舊聞窮死不悔竹溪方有盛名而一飲啄不忘樂軒廟祀之墓祭之其師友之際如此詩直其去直耳余少亦苦吟後避謗且畏禍遂廢不爲然意根除刻久而未盡晚見竹溪之作嘆曰吾詩可結局矣竹溪林氏名希逸字庸翁與網山樂軒俱福清人余與艾軒俱莆田人

王卿子文詩序

古詩皆切於世教訐謏定命遠猶哀告大臣之言也敬之敬之命不易哉諫臣之言也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宗臣之言也載馳載驅周爰咨諏使臣之言也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將率之言也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君國子民之言也禹之訓臯陶之歌周公之詩大率達而在上者之作也謂窮乃工詩自唐始而李杜爲尤窮而最工者然甫舊諫官白亦詞臣且必皆寔生寒人飢餓而鳴哉潛齋年未四十導密旨班列卿使畿內牧潛藩言議風旨聞天下不以詩自名余得其詩讀之本學術隆師友扶忠賢黜邪佞愛君如愛親憂民如憂己合於詩人之

所謂六義者蓋江湖草野之士白首專攻不過得數十
百篇潛齋方有權位竊意豐於彼者必畱於此而其詩
至二十卷又皆粹美無疵間雅有味詎可以常情測度
哉抑余有恨焉爲其集止樵川也豈自尔遂無作乎將
靳固不以示人乎昔廬陵半山二公愈貴愈顯其詩愈
肆歸然爲吾宋詩祖潛齋其盡發閱藏取樵川以後稟
錄傳之無使異日觀者歎曰陳簡齋自大用後不復有
詩潛齋當不以余言爲僭也

趙寺丞和陶詩序

自有詩人以來惟阮嗣宗陶淵明自是一家譬如景星
慶雲醴泉靈芝雖天地間物而天地亦不能使之常有
也然嗣宗跌蕩棄禮法矜傲犯世患晚爲勸進表以求
容志行掃地反累其詩淵明多引典訓居然名教中人
終其身不踐二姓之庭未嘗諧世而世故不能害又物
高勝其詩遂獨步千古唐詩人最多惟韋柳得其遺意
李杜雖大家數使爲陶體則不近矣本朝各公或追和
其作極不過一二篇坡公以蓋代之材乃徧用其韻今
松軒趙侯復盡和焉出牧吾州袖以教余退而讀之見
其挈斂之中有開拓簡澹之內出奇偉藏大巧於樸寄
大辨於訥容止音節不辯其孰爲優孟孰爲孫叔也可

謂善孝淵明者矣客難余曰昔坡公和陶初出潁濱獨
云淵明不肯束帶見督郵子瞻既辱於世欲以晚節自
擬淵明誰其信之今吾子推趙配陶將無與潁濱異耶
余曰坡公和陶於老大坎壈之餘趙侯和陶於盛壯顯
融之日夫如是則知貴其身而求乎內矣貴其身者必
重名節求乎內者必輕外物其去淵明何遠之有潁濱
復出不易吾言矣

